

目次

專題論述

- 法語與歐洲 (2) : 歐洲・法語的墳場？ 洪瑞閔 01
- 電影筆記：Une journée dans la vie de Noah Piugattuk 郭俊逸 04
- 重塑加拿大因紐特人之遷徙脈絡與記憶

藝文饗宴

- 貝聿銘的金字塔，滿足了法國人的古文明情結 林貴榮 10
- 雅典學園 - 人文主義的理想圖像 鄭治桂 14
- 荷蘭高地雅慕斯音樂節七十五週年慶音樂會 曾興魁 20

歐洲見聞

- 誰是打造美食王國的幕後推手？ 林棋凡 22
- 法國露德小鎮 Lourdes 與奇蹟之泉 林棋凡 25
- 提洛島 劉增泉 28
- 那些年在歐洲 Zoe 佐依子 31
- Chamonix 夏遊散記 謝芷霖 33
- 布列塔尼巨石林陣歷險記 王乃立 47

經驗分享

- 法文口譯：不只靠熱情支撐！隨時充實自己並把握時機 金婉婷 51
- 我參與東吳中東歐的啟發 段佳睿 55

《巴黎視野》徵稿啟事

57

主編的話

身為巴黎視野讀者的您，是否近期因為疫情關係，而無法出國工作、旅遊、觀光或是探親呢？疫情爆發之前，出國旅遊，是多麼容易的事情。而現在，就算有時間、金錢，任何之前簡單就可解決的事情，都變得如此困難。從出發前的準備，如何規劃旅程，是否有航班，是否需要檢驗證明，如何抵達目的地？到了目的地，是否有隔離的程序，如何從機場抵達旅館、住宿等？之後銜接的又是如何回國以及回國所需要辦理之事務的問題。一年前的今天，肯定沒有人能想像，我們今天所處的情況。有誰能預料得到，世界竟然會因此有這麼巨大的改變？閱讀巴黎視野的文章時，您是否有種懷念、思念遠處的感覺（德文：fernweh）？何時，我們才能返回以前，那個能自由自在地，到各地旅遊的時代？

巴黎視野 Pariscope 第五十二期

發行人
吳正己

主編
陳學毅

編輯委員
林棋凡
梁孫傑

執行編輯
何逸敏

發行單位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董 事
洪麗芬 梁 蓉 梁孫傑 陳學毅
張瓊惠 廖新田 劉以德 劉惠芝
劉增泉 賴嘉玲

監 事
苑倚曼 陳淑華 賴守正

地 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電 話
+886 2 3393-1153

網 址
<http://fondation.org.tw>

電子信箱
sfpec.moc@gmail.com

封面題字
朱振南

封面地點
荷蘭高地雅慕斯音樂節
七十五週年慶音樂會

封面攝影
Maarten Kooijman

法語與歐洲 (2) : 歐洲，法語的墳場？

洪瑞閔

「法國，就是寫得好的法語。」

— 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前言

在 1962 年 5 月 15 日的記者會上，法國總統戴高樂指出：「但丁、歌德、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如果它們用整合性的世界語 (esperanto ou volapük intégrés) 思考與寫作的話，它們就將不再屬於歐洲。」戴高樂這段話主要目的是表達對當時西歐國家正在進行的超國家整合運動的反對，其認為沒有將民族國家考量在內的政治整合是沒有意義的，就如同但丁、歌德與夏多布里昂一樣，他們之所以著稱於世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祖國的語言撰寫他們的作品，如果用無所不包的世界語來撰寫的話，戴高樂認為這樣是空洞而沒有靈魂的，法語這個莫里哀 (Molière) 的語言，自然是戴高樂心目中最應該推廣而且受到保護的語言。

法語的衰弱

然而，就以法語來說，近年來，它開始遭受到一系列的內外部挑戰，似乎也逐漸成為了戴高樂口中的「整合性的世界語」。在法國內部，日常生活的字彙量減少是顯而易見的，

新的單字往往直接借用英文而來，「法語的英語化」 (Anglicisation du français) 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儘管許多人認為這是出自於同樣意義的法語單字字數往往比英語更多，因此，直接借用英語單字乃是出自於使用上的便利性，例如以「email」取代「courriel」或是以「software」取代「logiciel」。更有甚者，連法語的文法結構都遭到了破壞，例如以電視節目的「直播」為例，為了能夠直接對應英語的「direct live」，出現了「direct en direct」的法語寫法。

在法國外部，法語的確在歐洲享有不少優勢，在行政方面，法語除了在比利時、盧森堡與瑞士擁有官方語言的地位，在歐盟內部，雖然法語只是歐盟 24 種官方語言之一，但它是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與常駐代表委員會 (Comité des représentants permanents, COREPER) 的三種工作語言之一 (英語、法語和德語)，也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Politique étrangère et de sécurité commune, PESC) 領域的兩種工作語言之一 (英語和法語)，以及歐盟法院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的唯一工作語言。在教育方面，根據法國媒體 BFM TV 在 2019 年的調查，在歐洲共有 740 萬的國高中學生學習法語，超越德語(550 萬)與西班牙語(510 萬)居第二位，在法國以外，法語作為官方的盧森堡(100%)與比利時(99%)幾乎全部的中學生都學習法語，在法語並非官方語言的會員國當中，賽普勒斯(85.6%)、羅馬尼亞(82.2%)、葡萄牙(69.7%)與義大利(64.2%)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國高中生學習法語。ⁱ 因此，我們可以說法語跟其他的歐洲語言的使用情況相比，它的確是在前段班的一員。

然而，法語的優勢地位依舊充滿了挑戰，其可能只是身處在前段班的末端。在前述 BFM TV 的調查中，學習英語的中學生人數共有 3100 萬人，足足是法語的四倍，即使撇開英語的宰制地位不談，法語也面臨到德語的強烈競爭，德國在歐盟內部的經濟上(佔全歐盟國家 GDP 的 21.3%)與人口上(約佔歐盟人口的 18%)的影響力已是不容小覷，隨著歐盟的向東擴張，原先就已經與德國有許多連結的中東歐國家，在加入歐盟之後為德語帶來更多的優勢，從表一中我們可以看出法語與英語的差距不斷增加，而法語和德語的差距正在減少。

	1991	2015	2017
英語	66%	97.3%	97.9%
法語	42%	33.8%	33.4%
德語	18%	23.1%	23.4%

表一 歐盟中小學生外語學習情況ⁱⁱ

法語的轉機

法國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說道「法國的歷史從法語開始」。對於法國來說，法語的確在法國的民族建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自 1539 年法國國王佛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頒布《維萊科特雷法令》(法語：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以後，法語已經將土地與民族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法國人對於法語的危機感早已不是新鮮事，在 1854 年法國哲學家德拉梅內(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便已表示「如果持續衰弱下去，我們將再也知道也不會說法語。」ⁱⁱⁱ 文學家朗松(Gustave Lanson)在 1923 年也曾出版專書《法語的危機》(La crise du français)加以探討。因此，現今的法語危機其實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的表現，其所面臨的新挑戰乃是在於英語不斷強化的世界性宰制地位以及後起之秀如德語的強勢競爭。

然而，儘管法語作為法蘭西民族主義的核心，但強調對法語的重視不見得一定會與強調多樣性(diversity)、與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的歐盟相互矛盾。一方面，歐盟對於各會員國的語言的保障使得翻譯與口譯的成本增加，某些語種之間的翻譯人員是不易尋找的，例如我們很難找到精通芬蘭語的馬爾他口譯員，為了行政上的作業方便，法語得以發揮它的中介橋梁角色，成為歐盟的主要工作語言，同時為了要達成上述目標，

歐盟與各會員國就必須要在工作人員的法語能力上進行投資，無形中也就確保了法語的地位。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興起固然強化了英語在世界的傳播與使用，但它也引起了世界其他非英語系國家對英語宰制的擔憂，這些國家開始重視自身語言與其他語言的豐富內涵，法語成為對抗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一種武器，這成為了部分非法語圈國家加入法語國家組織(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的原因。此外，這種對抗單一語言霸權的努力也表現在歐盟對歐洲多樣語言遺產的重視上。事實上，除了盧森堡等少數會員國以外，大多數的歐盟國家原先並不把多語教育作為重點政策。藉由歐盟日常運作的多語並行以對各級教育的多語推廣，這的確使得包括法語在內等歐洲語言在歐盟內部的使用比率與流動性獲得提升。

更為重要的是，就歷史上來說，語言的多樣性其實一直存在於法國內部，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就是多語言的，法國宮廷所使用的語言儘管是以法語為主，但也經常包含其他語言。即使是在之後，其他各地的方言也以首都 vs 外省、都市 vs 鄉村等對立的形式

繼續存在，一直要到義務教育的推廣、義務兵役的普及以及交通的發達後才確立了法語在法國內部一枝獨秀的地位。^{iv} 因此，要有效消除法語的危機或許更該從心理的層面著手，如何讓法國政治人物與人民了解語言多樣性的尊重與法語的保存之間不必然是零和遊戲，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結語

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其的確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說到比利時佛拉蒙(Vlaanderen)與瓦隆(Wallonie)之間長久以來的政治衝突，則使用語言的不同絕對是造成雙方無法取得共識的主因，也間接為比利時邁向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帶來了許多阻礙。因此，對於包括戴高樂在內的法國政治菁英來說，法語的至高無上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英語的優勢已經是難以撼動，法語勢必要得到新的驅動力方可有效打破這樣的困境，歐盟對於語言多樣性的重視正是巴黎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

ⁱ “Où enseigne-t-on le plus le français en Europe ?” Le Point,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lepoint.fr/education/ou-enseigne-t-on-le-plus-le-francais-en-europe-27-09-2019-2338204_3584.php#.

ⁱⁱ 作者整理自歐洲統計局(Eurostat)

ⁱⁱⁱ Jean- Marie Klinkenberg, *La Langue et le citoyen: pour une autr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UF, 2001, p.102.

^{iv} Sabine Jansen, *La Langue française et l'Europe,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t l'Europe*, (Bruxelles : Bruylant, 2005), pp.40-41.

電影筆記：Une journée dans la vie de Noah Piugattuk

重塑加拿大因紐特人之遷徙脈絡與記憶

郭俊逸

法文片名：Une journée dans la vie de Noah Piugattuk
(drame, 103 mins, Nunavut, Québec, Canada, 2019)

英文片名：One Day in the Life of Noah Piugattuk

導演：Zacharias Kunuk

由於加拿大因紐特族（Inuit）名導演 Zacharias Kunuk 的新片《Une journée dans la vie de Noah Piugattuk》（英文片名：One Day in the Life of Noah Piugattuk，下稱《Piugattuk》）所涉及的電影美學，和此片在加拿大歷史脈絡裡可深入探討的議題難以三言兩語道盡之，故此篇簡短的筆記僅就部分內容拋出一些個人觀影心得以供思索。去年十月入圍第 48 屆蒙特婁新電影節（Festival du nouveau cinéma）的《Piugattuk》在影展期間僅有一場放映會，我因故錯過而懊惱之餘也始終惦記在心，同月底得知位於蒙特婁 Mile End 區的小影院 Cinéma moderne 宣布將有唯二兩場放映，且該片的第一攝影助理也會到場座談時，便立刻下訂電影票。此片至今在蒙特婁也未有售票放映，目前僅能透過 iTunes 線上付費觀賞。

如果說在今日數位影像的時代，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在「描述」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時，無論是紀錄片體裁也好、虛構劇情片也

罷，基於反應真實（vérité）的欲望和訴求，經常援引廣義的影像文獻檔案（archives audiovisuelles），作為重塑過去的一種敘事手段，那麼有別於這種逐漸成為主流，或許已不再前衛的創作手法（如同 Christa Blümlinger 在其著作《Cinéma de seconde main》引言所指出的：彷彿「found footage」這詞如今已然失去最初的意指，似乎電影資料館、博物館這些地方亦都不曾存放著文獻檔案一般），相對較為「傳統」的敘事手段，意即根據口述或文字，在不援引既存影像文獻的情況下，該如何「如實地」描述事件，進而重塑歷史呢？或者說最大程度地符合「真實」呢？又或者，已逝之真實終是難以被如實地再現？讓我們再進一步設想，如果將影像敘事設想成是在描繪某個事件，進而勾勒出導演所企圖傳達的意象（topos），那麼在導演想傳達的意象和被觀眾所感受到的意象之間，可能或多或少存在著落差。換句話說：當事件開始被描述之時，意象在傳遞過程之中可能受到某種程度上的

「耗損」或「質變」。這些可大可小、或大或小的耗損與質變則決定了觀者對於事件和此一意象的理解是否演變成誤解，甚至是不解。至此，作為觀者，到底該如何藉由電影藝術所給予的意象去認識，或者重新認識一段過去的事件？

在觀看《Piugattuk》此片時，這些從作者和觀者角度所衍生對於事件之真實的詮釋性提問，自始至終伴隨著我這樣一個對於片中時空背景所知甚少的觀者。然而，即便在今日的加拿大社會，甚至縮小範圍地說，對於魁北克社會而言，除了這些因紐特族人以外，又有多少新住民還記得這段過去？究其實，思索觀者與導演之間的中介物（*intermédiaire*），意即此片，便成為進入此片核心議題和其歷史問題之起點。Kunuk 導演似乎早已預料到這些在我心裡對於中介的思索與提問，使得他將整部片的敘事美學建立在翻譯的誤差之上，從而凸顯出北美原住民和白人殖民者之間既截然不同卻又強弱分明的文化。

Kunuk 在今日因紐特族的聚落進行選角的同時，也訪問那些當年因為加拿大聯邦政府的原住民寄宿學校政策，與 Noah Piugattuk 酋長一同被迫搬遷的耆老們。導演企圖藉由口述歷史的方式，還原 1961 年時，酋長和他們是如何一步步被迫妥協和移居的過程。根據第一攝影助理於映後的分享，選角的過程其實很快速，甚至整趟回到「故鄉」的拍攝過程也只有三至四天而已，除了幾名重要的角

色有部分預設的台詞以外，大部分的拍攝幾乎是即興且直接的。事實上，正因為因紐特族人對於雪地和雪中的各式活動是如此地熟悉，以及沒有制式腳本的設定，解放了素人演員的演出。整部片似有若無地包涵了魁北克 60 年代直接電影（*Cinéma direct*）的紀錄片精神：即興且影音同步。然而，《Piugattuk》和 Kunuk 導演並不強調能反應或給予觀眾們真實的歷史，此作品亦不是嚴格定義下的紀錄片，相反地，在各大影展放映資訊上，我們可以看到它被歸類為虛構劇情片（*fiction*）。

此片一開場酋長 Noah Piugattuk（由 Apayata Kotierk 所飾）在冰屋（*igloo*）內醒來讀著一本小書，老婆咳著嗽對他說沒有糖了，Piugattuk 回說沒有糖的茶也還是很好喝的，接著睡在隔壁的女兒也醒了。由於天氣很好，Piugattuk 整裝準備跟部落裡的幾位男丁一同出門獵海豹，女兒吵說也想一起去，她可以在休息時間泡茶給大家喝。於是一行人帶了點糧食（鮭魚），將打獵刀具裝進木箱，就這麼坐上由一大群哈士奇拉著的雪橇，滑行在冰雪之中。這些極北的風景和習俗，無論是對住在蒙特婁早已習慣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人，或者是像我一樣來自熱帶的台灣人無疑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種像是異域，或者說異國情調的氛圍，連續不間斷且刻意特寫的鏡頭使觀眾更能夠沉浸在影像和敘事之中。突然間，移動中的一行人發現了遠方有一輛雪橇正在接近，「啊，好像是一名白人」，一行人之中有人

脫口而出。顯然地，這個白人似乎不是那麼受到他們的歡迎。原來這位白人是加拿大政府派來的專使，前來「說服」Piugattuk 接受政府開出的條件，帶領族人搬遷到南方的「城市」，讓小孩們可以接受學校的教育。陪伴這位白人一同抵達的是一位已經在城市工作的因紐特族青年，他負責雙方之間的翻譯。白人一抵達，便伸出大手，用力地與因紐特族人握手，更從其雪橇車內卸下各式「現代」糧食和一袋袋的糖向 Piugattuk 一行人示好。

糖，這個在 15 世紀以後與整個世界的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發展有著十分複雜淵源的產物，在這部片裡也是理解原住民與加拿大政府之間關係的重要符號。簡單地說，它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種殖民國對殖民地的眼光，在其中充滿了剝削、優越與施捨，同時它也是一種西方文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入侵。愚鈍如我是看到那一袋袋從白人的雪橇裡卸下的糖，才確實地感受到此片開場的精妙之處，意即為何 Piugattuk 會對老婆說不加糖的茶也很好喝，更得以理解他與老婆之間、乃至他與族人們對於加拿大政府不盡相同的意識和立場。席間 Piugattuk 對來訪的白人講述當年他協助某位白人穿越冰天雪地到達另一處村莊，且曾經近距離接觸北極熊等故事時，他向眼前的專使抱怨說他花了這麼大的力氣，本以為那人會給他很豐厚的報答，沒想到那個人竟然只送了他一本叫做聖經的書，他每天讀也讀不太懂，並不覺得有趣，也不解為什麼

那人卻說這書是無價之寶。事隔多年，他至今仍然對加拿大政府和「更好的世界」沒有什麼興趣。

那位隨白人專使一同而來，負責翻譯的因紐特族青年則是整部片的靈魂人物。觀者起初可能會對於這位翻譯各種不稱職的表現感到有趣，事實上，這也正是本片幽默且有別於其他片之處：《Piugattuk》不訴諸悲情的控訴，卻讓觀眾能從歡笑裡認識一段殘酷和悲傷的過去，進而感知到因紐特族人眼中帶淚卻依舊保持樂觀的性格。由於這位因紐特族青年不甚流利的英文，使得他很難完整無誤地表達 Piugattuk 要他傳達的話語，例如上述 Piugattuk 與另一白人的往事，他只簡短地對眼前的政府專使翻譯了一句像是「他說他喜歡你」的話。同樣地，他也無法明白這位政府專使要他傳達的信息，使得 Piugattuk 和專使兩人漸漸地在不解和錯誤想像之中進行交流。而原本是前來「說服」Piugattuk 的專使，其態度也愈趨強硬，甚至說這已是最後通牒，下次他再來這裡的時候，所有人都必須配合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冰天雪地的場景最後終結在因紐特族一行人帶著白人專使的禮物回到聚落，酋長 Piugattuk 的老婆雖然咳著嗽，看似病重，但當她看見又有糖可以泡茶時，卻也開心了起來。

結束這段藉由原住民傳統的口述歷史所重構的過去，《Piugattuk》片尾插入了一段 Noah Piugattuk 的真實影像文獻，相對於此片

從開場就呈現的高畫質影像，被嫁接上的低畫質影像裡，Piugattuk 在某個現代建築物內，一個看起來像是錄音室和音樂教室的地方，悠然地唱著歌，然而歌詞卻是引人鼻酸：「我好想念啊，我的故鄉，那裡的冰和雪啊」。此片的第一攝影助理於映後座談時表示，根據族內耆老的記憶，最後那次拜訪過後（也就是《Piugattuk》此片呈現的時空），由於 Piugattuk 的老婆病得越來越重，更由於這已不再是加拿大政府的「請求」或「協調」，而是一道「命令」，他們已經沒有拒絕的餘地（難道要跟現代化軍隊拼命嗎？），所以酋長 Piugattuk 只能被迫帶領族人一同南遷到現代城市居住。然而，當初加拿大政府允諾的舒適安置條件並非跟預期的一樣，族人被迫住在暖氣設備很差的木屋內，比他們原本的冰屋還冷。她也解釋最後那段文獻影像是 Piugattuk 為了讓因紐特族的語言得以傳承，他在教導小孩們唱歌時，由加拿大政府所錄製的影像。時至今日，因紐特族已沒有人再定居於「故鄉」或住在冰屋內，生活條件也確實獲得改善，但在加拿大教育體制、英語思想的強勢影響和同化之下，因紐特族的小孩們卻面臨了比當初尚未南遷前更多的問題，或許這也正是《Piugattuk》此片引人反思歷史書寫之處。面對歷史，作為當代人的我們該如何如實地傳達？又是否「如實地」終究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像？因為一旦涉及敘述過去，必然涉及了省略與差異。而這也正是《Piugattuk》此片

包裝在緩慢、枯燥、即興演出的對話和情節裡，所一步步建構的美學。

寫到這裡，在思索西方文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入侵時，又想到原住民族憑藉本身自有的口述歷史傳統所展現的韌性。那麼在今日西方思維所引領的社會裡，對於過去的認識，這些由紙本與影像所建立、編撰出來的歷史，如今又傳承了多少給下一代呢？更何況每一部歷史都意味著一種觀點，而在強勢文化面前，這些由原住民族觀點所建構的歷史，還剩下多少空間呢？魁北克省著名的口號「我記得」(Je me souviens)，今日的魁北克人又記得多少呢？最後想引一段文字來為這篇筆記作結，出自一本我去年在看完《Piugattuk》此片一週後，偶然在蒙特婁住家附近的跳蚤市場所買到佛洛伊德的《文明裡的不安》法文譯本，我就隨興地再譯：

「透過哪一種手段，導致有那麼多的人對於文明都有著如此奇怪的敵意呢？我認為這是一股在歷史的各時期，不停地革新且很深、很古老的不滿，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它助長了這種對於文明的譴責。我想我能夠判斷出最後和倒數第二個時期，但我的才華不足以讓我從人類物種的過去裡追查出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僅能說，在基督教戰勝異教時，這個對於文明具有敵意的因，早已種下，因為它與那些受到基督教義所貶謫的人世價值有緊密的連結。倒數第二個時期是在航海時代，也就是文明和其他種族、和野蠻人接觸之時。對於

他們的習俗文化有著過多且錯誤的觀察與理解，歐洲人想像著這些野蠻人雖過著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但需求匱乏是由於他們不再能夠接觸到像歐洲一樣已文明化的探險者。隨後的經驗多方面地修正了這些觀點。如果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是比較輕鬆的話，那麼人們就是犯下了許多次錯誤，這些錯誤指的是減輕那些事實上是因為文明才會有的複雜需求所產生的缺乏。其實大自然的恩惠早已滿足野蠻人所有生活之必需。至於最後一個時期是當我們發現神經的機制之時，這些神經機制威脅與破壞那些被文明化的人所擁有一小部分的幸福，我們發現人們變得神經質，是因為他無法承受他所處社會的理想文化對他的要求，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降低或取消這些要求也就意味著回歸幸福之可能。」

（此段譯文參考自 Sigmund Freud, *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 Bibliothèque de psychanalyse », 1971, p. 33-34.）

« Par quelle voie tant d'êtres humains ont-ils donc été amenés à partager, de si étrange façon, ce point de vue hostile à la civilisation ? Je pense qu'un mécontentement profond, d'origine très lointaine, renouvelé à chacune de ses étapes, a favorisé cette condamnation qui s'est régulièrement exprimée à la faveur de certaines circonstances historiques. Je crois discerner quelles furent la dernière et l'avant-dernière de ces circonstances, mais je ne suis pas assez

savant pour suivre leur enchaînement assez haut dans le passé de l'espèce humaine. Déjà, lors de la victoire du christianisme sur le paganisme, ce facteur d'hostilité contre la civilisation dut être en cause ; car il fut étroitement lié à la dépréciation, décrétée par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de la vie terrestre. L'avant-dernière de ces circonstances historiques se présenta lorsque le développement des voyages d'exploration permit le contact avec les races et les peuples sauvages. Faute d'observations suffisantes et de compréhension de leurs us et coutumes, les Européens imaginèrent que les sauvages menaient une vie simple et heureuse, pauvre en besoins, telle qu'elle n'était plus accessible aux explorateurs plus civilisés qui les visitaient. Sur plus d'un point l'expérience ultérieure est venue rectifier ces jugements. Si la vie leur était en effet plus facile, on avait maintes fois commis l'erreur d'attribuer cet allègement à l'absence des exigences si complexes issues de la civilisation, alors qu'il était dû en somme à la générosité de la nature et à toutes les commodités qu'elle offre aux sauvages de satisfaire leurs besoins vitaux. Quant à la dernière de ces circonstances historiques, elle se produisit lorsque nous apprîmes à discerner les mécanismes des névroses, lesquelles menacent de saper la petite part de bonheur acquis par l'homme civilisé. On découvrit alors que l'homme devient névrosé parce qu'il ne peut supporter le degré de renoncement exigé par la société au nom de son

idéal culturel, et l'on en conclut qu'abolir ou diminuer notablement ces exigences signifierait un retour à des possibilités de bonheur. »

(Cf. Sigmund Freud, *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 Bibliothèque de psychanalyse », 1971, p. 33-34.)

然而，試問這第三手中文翻譯，或者說第四手，意即已生成於佛洛伊德腦內的思緒，到

1929 年寫就的德文著作，1971 年出版的法文譯本，以至我在 2020 年的中文翻譯，又是否都如實地傳達了佛洛伊德當初的思想呢？

(本文作者畢業於淡江大學法文系學士班、中央大學法文系碩士班，現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大學攻讀電影研究之博士學位)



左：Piugattuk (演員 Apayata Kotierk)；右：白人專使 (演員 Kim Bodnia)

(圖片截自 Cinéma Moderne 官方粉絲所公布之圖像，版權為 Isuma TV 所有。)

官方 Twitter : <https://twitter.com/IsumaTV>)

貝聿銘的金字塔，滿足了法國人的古文明情結

林貴榮

「最困難之時，就是離成功不遠之日。」

“Le plus grand péril se trouve au moment de la victoire.”

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I.M. Pei）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去世，享年 102 歲。他生前最被讚賞的羅浮宮玻璃金字塔，也為曾經他帶來一生中最嚴厲的批判與挑戰。

這位有著「拿破崙性格」的貝聿銘曾說，「如果有一件事，讓我深信我沒有做錯，那就是羅浮宮。」他就像當年的拿破崙征服埃及一般，知道自己只要能征服羅浮宮，就能登上建築生涯的巔峯。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在兩千多年前，人們對於古埃及的研究就已經開始了。歐洲最早重新開始研究古埃及文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拿破崙於 1789 年占領埃及後，驚嘆開羅吉薩（Giza）地區金字塔的雄偉，對埃及的古文明產生興趣。

在向埃及的遠征中，拿破崙曾下達一個命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這句話就成了拿破崙愛護學者的名言。拿破崙隨軍組成百多人學者專家，描繪碑文和研究埃及各地古文物。翌年，法國被英國擊退，遂把所有資料帶回法國，編撰成「埃及紀述

（Description de l’Egypte）」一書，引發了日後研究古埃及學的熱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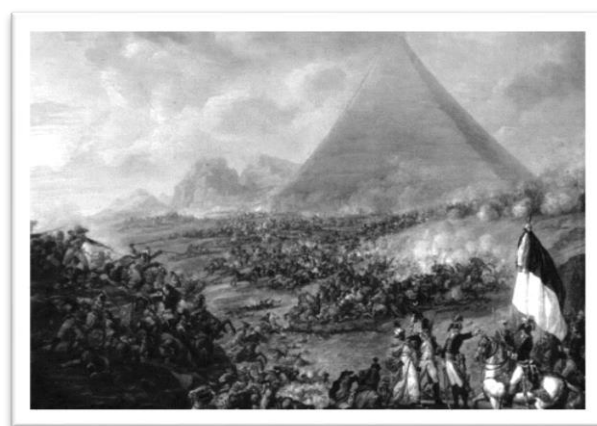


圖 1：拿破崙於 1789 年占領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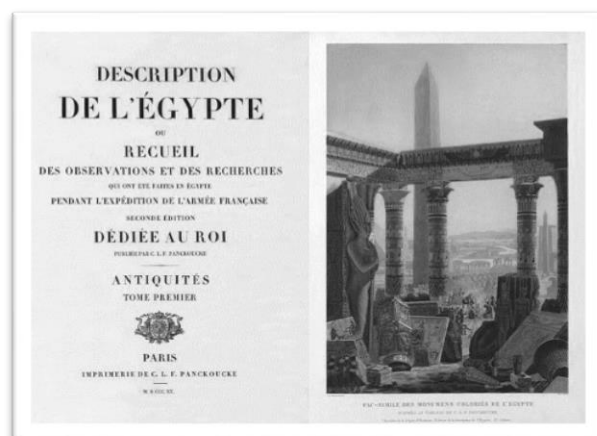


圖 2：《埃及紀述》的封面

羅賽塔石碑，開啟埃及古文明之鑰

在拿破崙占領埃及期間，一個士兵在羅塞塔（Rosetta）的古城牆上，發現了西元前 205 年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登基公告的

碑石，1822 年法國人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根據羅塞塔石碑上的經文解讀最艱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商博良因此被稱為「埃及學之父」，同時也成為羅浮宮埃及館的第一任館長。

法國總統敢對天才下賭注

1983 年，法國大革命即將迎來 200 週年，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親自委託貝聿銘進行「大羅浮擴建工程」。

那一年，法國媒體首次刊登了貝聿銘以鉛筆素描表現的玻璃金字塔方案，一經公布，便引發軒然大波，更遭到法國媒體排山倒海的冷嘲嘲諷。

同年 7 月 27 日，那時筆者正旅居巴黎開設建築師事務所，還記得當天看到 *Le Monde* 報載，批判當局想要在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放上一個現代主義的金字塔，簡直是一種褻瀆，並嘲笑當時已罹癌的密特朗總統「想要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位法老。」

貝聿銘生前受訪談起這段回憶，坦承：「整整一年半的時間像在地獄，我不敢走在巴黎街頭。」即便在那一年，貝聿銘榮獲被譽為「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獎，仍然無法讓法國的惡意批評者住口。

當時的文化部長賈克·朗恩（Jack Lang）說，至今回想，都還對貝聿銘的構想引發的「激烈反對」感到訝異；時任羅浮宮館長的長沙博（Andre Chabaud）為了抗議貝聿銘的提

案，更不惜辭職。

那時，筆者有幸在巴黎面見貝先生及滿頭白髮的貝夫人，並曾撰文將貝先生介紹給台灣建築界。

身為在巴黎執業的外國建築師，我能感受到，他正面臨著排山倒海的壓力。當時的法國民眾，普遍認為金字塔設計過於前衛，並不適合放在充滿古典氣息的羅浮宮。

貝聿銘接受時任巴黎市長的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建議，在羅浮宮廣場放置設計模型，接受巴黎市民文化的評鑑。



圖 3：貝聿銘和大羅浮計劃的模型

筆者特別佩服貝聿銘的智慧，他從巴黎都市紋理的理念來思考，基地範圍從協和廣場開始，沿著北側金字塔捷運站，一直延伸到整體羅浮宮古建築。一路展開，彷彿展示著巴黎古埃及大街廓文化特區。玻璃材質的金字塔，在整體木造模型當中，有如鑽石般閃閃發亮。

這樣的展示，終於獲得巴黎市民的支持，有效減緩了批評聲浪。

讓生命與光來設計

1987 年，批評浪潮已經緩和。那一年，貝聿銘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玻璃金字塔與埃及無關，「它是為了生命與光而打造的」。

1989 年，這座高約 21.64 公尺，四個側面由 673 塊菱形玻璃拼組而成的大玻璃金字塔第一期工程，終於擴建完工。

地面上外圍著 7 個三角形水池，增加了建築與景觀的整體性。透過大金字塔及三個小金字塔的特製玻璃，自然光籠罩著地下藝廊，創造出明亮的空間感，讓這座老舊的博物館重獲新生。

大型地下藝廊聯結了羅浮宮三個主要展區，透過玻璃可以欣賞古典主義的老羅浮宮牆面，和巴黎隨著日光變幻的美麗天空。

法國人潛意識當中的「古文明情結」

雖然貝聿銘否認玻璃金字塔與埃及有關，但是，我卻認為，玻璃金字塔之所以最後被法國人接受，甚至引以為傲，其實是因為，貝聿銘用一種隱晦的方式，滿足了法國人潛意識當中的「古文明情結」。

當時，身為華裔美國人的貝聿銘，受聘來到優雅又驕傲的巴黎，他不提中國，也不提美國文化，反而展現了紳士風範，能言善道，頗具說服力，表露出一個訊息：他比巴黎人更深入研究法國的歷史文化。

在羅浮宮博物館北側，有個巴黎地鐵站，就叫做「金字塔站 (Pyramides)」，站名以拿破崙在金字塔戰役的勝利命名。博物館前方的

協和廣場，又矗立著 1833 年埃及送給法國，擁有超過 3000 年歷史的盧克索方尖碑 (Obélisque de Louxor)。

在這樣特殊氛圍的環境，貝聿銘發現，早期的羅浮宮建築，入口並不明顯，亟需創造一個有文化意涵的象徵標誌 (marker)，來突顯羅浮宮的巨大變革。

所以貝聿銘神來一筆，善用最基本的三角幾何建築元素，在拿破崙廣場創造四角錐的造形，無形之中呼應了拿破崙對保存埃及古文明的貢獻。

玻璃金字塔提供了一個擁有歷史意涵的象徵性入口，寓意連接了現代與古代。在地下層，又設置了一座倒立的小型玻璃金字塔。



圖 4：鳥瞰大羅浮計劃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倒立小型玻璃金字塔的內部 (圖片來源：筆者)

這一整套的設計，正好滿足了近百年來法國人對埃及古文明的崇拜。

法國人雖生性愛批判，一旦不滿意，就會誇張抱怨。筆者更欣賞法國主事者，對大羅浮計劃執行了低調（modest）嚴謹管控的政策。貝聿銘含蓄的室內空間架構，與原有的羅浮宮材質，彼此協調融合。

我認為，相對於貝聿銘後期的作品，例如中國蘇州博物館，以及日本美秀博物館，羅浮宮現代設計的成功，在於它並不喧賓奪主，不但沒有搶去珍貴館藏（例如「蒙納麗莎的微笑」）的風采，反而賦予了整個羅浮宮一種更高層次的格調。

1988 年 3 月，密特朗授予貝聿銘法國最為尊貴的榮譽騎士勳章。而羅浮宮的玻璃金

字塔，今年也 30 歲了，如今已被法國人視為驕傲的地標。

如今，巴黎另一座極受關注的建築，也面臨著類似的爭論。巴黎聖母院去年 4 月中旬受到祝融之災，失去了中世紀的木造屋架和 19 世紀的尖塔。法國政府開放國際競圖，社會熱烈辯論著，應該恢復原樣，還是加入現代元素，甚至有建築師畫出模擬圖，將聖母院燒毀的部分，改造為玻璃材質，彷彿重現了 1980 年代的玻璃金字塔。

貝聿銘帶給巴黎的影響，至今還在延續著。

（本作者為法國國家建築師、前板橋市副市長、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現任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長。）



圖 6：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對法國人影響深遠（圖片來源：www.goodfreephotos.com）

雅典學園 - 人文主義的理想圖像

鄭治桂



拉斐爾，雅典學園，1509-11，濕壁畫，500x770cm，羅馬，梵諦岡教皇簽署室

今年 2020 年是文藝復興三傑中的繪畫之王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的逝世 500 周年紀念。從 2018 年起，歐美各大博物館，包括了日本都舉辦了大型的特展，雖然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各大展覽紛紛延期，但繪畫天才、大師與巨匠的光芒，500 年來光華閃耀，如繪畫中的天使令世人讚嘆喜愛。

1508-1512 年，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在西斯汀禮拜堂著手繪製《創世紀》時，才華耀眼的青年畫家拉斐爾早已進入教皇朱里亞斯二世(Julius II, Giuliano

della Rovere, 1443-1513)的教廷核心，開始進行教皇簽署廳(Stanza della Segnatura)的壁畫裝飾工程，畫出盛期文藝復興的完美典範之作《雅典學園》(1509-11)了。

這一件完成於 490 年之前，以希臘賢哲為主題的《雅典學園》(School of Athens)，不僅是拉斐爾在 37 年的短暫生命中，他燦爛繪畫生涯中最為閃耀的代表作，更是一幅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煥發的理想圖像。

烏比諾少年

少年拉斐爾在故鄉烏比諾(Urbino)跟隨繪

畫大師佩魯吉諾(Perugino, 1446-1523)習藝，開始建立莊嚴與精確的風格，彼時佩魯吉諾早已經是在西斯汀禮拜堂繪製巨型壁畫的名家，而在二十歲出頭的年紀，他又在翡冷翠親眼見證了達文西(Da Vinci, 1452-1519)與米開朗基羅在翡冷翠舊宮(Palazzo Vecchio)的五百人廳(Salone dei Cinquecento)競賽壁畫的偉大時刻。二位大師加上一位未來也將名傳 500 年，並稱文藝復興三傑的後起之秀，聚會於同一個時空，寧非傳奇？

他在翡冷翠四年(1504-08)飽飫名家鉅跡，之後前往羅馬，旋即進入教廷。但這位年輕畫家，卻並非只是依靠關係而耀登教皇寵兒的地位。人云拉斐爾於 1508 年的 21 歲抵達羅馬，是當時擔任聖彼得大教堂建築總監布拉曼帖(Bramante, 1444-1514)這位來自故鄉烏比諾的前輩之引薦而進入教廷，其實當時的教宗朱里亞斯二世就是來自統治烏比諾的羅維瑞(Rovere)家族。

米開朗基羅創作《創世紀》時，曾遭遇主題選擇的徬徨，以及駕馭濕壁畫(fresco)媒材的困境，更受到波蒂且利(Botticelli, 1445-1510)、吉蘭戴奧(Ghilandaio, 1448-94)和佩魯吉諾等大師壁畫名作在禮拜堂中環繞的壓力，而年輕後輩拉斐爾身為教皇寵兒的優勢，讓米開朗基羅有腹背受敵之感，也因此對拉斐爾抱有偏見與防衛心。傳記學者瓦薩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在《藝苑名人傳》(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 1550, 1st ed.)的拉斐爾的短篇傳記中盛讚拉斐爾的天份與才華，但也針對拉斐爾仿習米開朗基羅的人體造型與動態的風格，卻因此失去自己流暢而優美的格調而感到遺憾，「所幸他後來就聽從自己的感覺而放棄摹仿米開朗基羅」。

此時的拉斐爾在前輩眼中，猶是敬陪末座的後起之秀，然而他在 1510 年，於教皇簽署廳所完成的幾幅拱型的壁畫，卻一新時人耳目，尤其是《雅典學園》甚至已毫無愧色地超越前輩，而名列於文藝復興盛期最傑出的畫家前列。

教廷寵兒

比諸當時於尚未完成《創世紀》(1508-1512)的米開朗基羅，和早以《最後的晚餐》(1495-98)聞名北義大利的達文西，這位不滿三十歲的青年畫家，正是當年米開朗基羅在翡冷翠挑戰大師達文西的年紀(27~28 歲)，他早已遠遠地超越米開朗基羅的老師吉蘭戴歐，和自己的老師佩魯吉諾了。

《雅典學園》的高貴主題與寓永的人文內涵，在拉斐爾筆下以當代的語彙匯聚古今賢哲與文藝俊彥於同一時空的意匠，流暢的貫通文、史、哲學與藝術的領域。

這幅繪於七公尺寬的半月形拱型牆面上的濕壁畫，構圖舒朗，氣派恢弘，拉斐爾在構圖中，套入當時尚在興建中的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穹頂下反覆的拱廊空

間，抽象的主題藉著宏偉的空間融匯當代的人文意象，古今賢哲橫列中景，彷彿由遠而近走向當代的意象，合諧地融入簽署廳的建築結構。

真實建築的拱型空間，置入三個層次的人物群像，交錯敘述著古代哲學家的故事，舒朗而微妙。比起達文西繪畫中的晦澀與神秘、米開朗基羅的激情與矯飾，青年拉斐爾的藝術更顯得和諧而清朗。他化艱深為悅目的明朗風格，受到教皇的喜愛，很自然地成為教廷中第一列畫家。

拉斐爾在短短 37 歲的生涯(1483-1520)中，在梵蒂岡教廷中完成作品的數量與品質，絲毫不遜於享年 67 歲的達文西(1452-1519)，以及高壽 89 歲的米開朗基羅(1475-1564)，他的人生壽命減半，比諸大師而毫不遜色的藝術生涯，甚至影響到後世，成為整個歐洲藝術學院二、三百年間奉行的審美典範。

拉斐爾，一如他的自畫像，容貌俊美、性格和悅，他優雅的品味，展現在高貴的主題與明朗和諧的風格中，更流露在他的「聖母」(Madonna)主題的人間氣息中。

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描述著柏拉圖在雅典講學的所在，半月拱型的構圖中，中景橫列一排人物，上方重重拱形呼應著建築結構，所有透視線由外而內地集中在畫心，指向畫心走向前方的兩個焦點人物——年老的柏拉圖(Plato,

428/427 or 424/423 – 348/347 BC)與壯年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el, 385-323 BC)二位希臘哲人。



柏拉圖(左)與亞里斯多德(右)

柏拉圖手指向天，象徵形而上的真理探求，亞里斯多德手掌朝下，著意現實世界的觀察與研究。這一對師徒，談天說地逍遙漫步，彷彿從遠古走向當代。而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出現的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則身著綠棕色長袍在人群的左方。在這幅畫中，柏拉圖與弟子亞里斯多德顯然是核心人物，而蘇格拉底則居於平行群像中次要的角色，與他交談身著戎裝的軍人或許是亞里斯多德文武兼備的學生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



蘇格拉底(右)與亞歷山大(左)對談

拉斐爾筆下將師徒四代聚匯於雅典學園，再由此輻射出壯觀的人文主義圖像。

《雅典學園》以柏拉圖師徒為軸心，鋪展出一幅宏偉的圖像。階梯下的前景，諸多群像則呈現各種知識學門與哲學領域。

我們在前景左側，看見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 C.570-495 BC)，正在石板上演算他的公式，他的身後圍繞著身著阿拉伯服飾的穆斯林學者，是生於安達魯西亞的哥多華(Cordoba)，闡述亞里斯多德學說的理性主義者阿羅維伊(Averroes / Ibn Rushd, 1126-1198)。在畢達哥拉斯後方，頭戴葉冠，依靠牆柱俯首斟酌文字的，正是繼承並發展享樂主義(Hedonism)的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 BC)，而立於畢達哥拉斯前方，手持厚重書冊回視數學家的，則是早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伊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的巴門尼德(Parmenides of Elea, late 6th cent. BC)，主張萬象皆幻，真相為「一」。

前景中央偏左，一名身型魁梧、衣著樸質，手掌粗厚而不修邊幅的人物，正手持磨損半折的羽毛筆據案沉思，書寫著思緒，這是以米開朗基羅為形象所表現的赫拉克利圖(Heraclitus of Ephesus, BC. c.535-475)，他是誕生於以弗所(Ephesus)的貴族，放棄高尚身分以思索真理，將外在世界的探索轉向認識自己的愛斐斯哲派(Ephesian School)的創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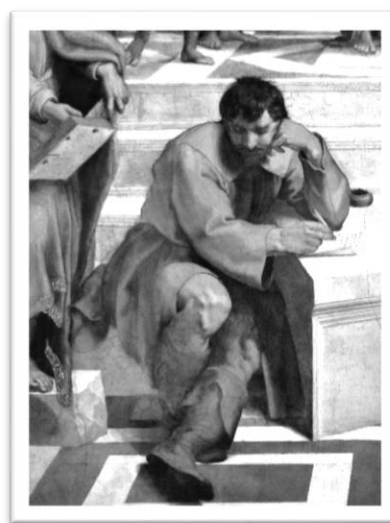
以畫心為軸，與赫拉克利圖形成斜像對稱，右方一位斜躺在階梯上，坦露肩身，彷彿



數學家畢達哥拉斯(中)與伊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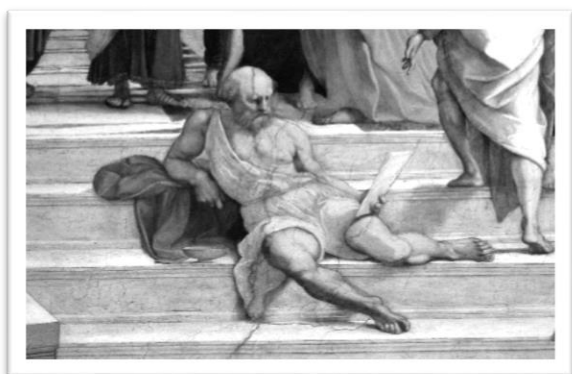


伊比鳩魯(Epicurus)



以米開朗基羅為藍本的赫拉克利圖(Heraclitus)

沐浴在陽光下的老者，正是再次以達文西為藍本所描述的犬儒學派(Cynicism)哲人戴奧真尼斯(Diogenes of Sinope, 412-323 BC)，輕視世俗名相的他，與畫面左下角靠著牆柱的享樂主義者伊比鳩魯遙遙相對，形成畫面上的平衡與屬性上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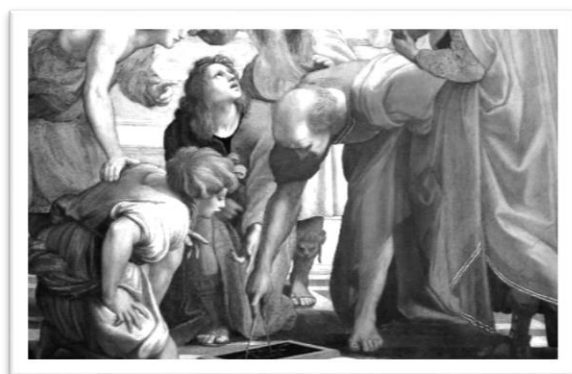


以達文西為藍本的戴奧真尼斯(Diogenes)

畫面右側的前景，則是俯身繪製幾何圖形的幾何學家歐幾里德(Euclid of Alexandria, active 323–283 BC)，這組右方的群像也以相同的份量，與左方群像的數學領域形成對稱。群像邊角一名背對觀眾、身著華麗衣袍，頭戴冠冕而手持一座地球球體的，正是地理學家托勒密(Klaudios Ptolemaios, c.90-168)，在他對面，手執天體球形與地球儀對照的，或許是波斯祆教的先知瑣羅亞斯德(Zoroaster, 1500-1000 BC)，他就是尼采(Nietzsche, 1844-1900)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 波斯文)。

前景這組右方群像的最邊角，身著白袍、戴白帽的側面年輕男子是教皇朱利亞斯二世羅維瑞家族的姪子，後來的烏比諾大公法蘭契斯可二世·羅維瑞(Francesco Maria II Della Rovere)，法蘭契斯可旁邊戴黑帽的頭像，則是謙遜的將自己畫入構圖邊角，只露出側著身形臉孔半轉向觀眾的拉斐爾自畫像。

觀者面對《雅典學園》，辨明畫面人物的特徵、服裝、與姿態，以解讀古今賢哲的身分，



歐幾里德(Euclid)



托勒密(Ptolemais)(背)，與拉斐爾(右二)

一方面滿足了吾人解讀經典密碼的好奇心，理解畫家為教皇於行使權力的核心——簽署廳注入人文氣息的巧思，繼而領悟拉斐爾貫穿古今人物豐富的創作思維，並對當代大師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致敬。

而在解讀這一切密碼之前，我們面對這寬達七公尺半的拱型牆面，映入眼簾的意象，是一個必須仰望、以連續拱頂造型向上提昇的崇偉空間，那高於觀看者頭頂平行羅列的哲人行列，由中景向前景而來，彷彿由遠古走向當代，平和而莊嚴。搭配著前景中自左至右站立坐臥的人物群像，從理則學、哲學、語言學、修辭學，到數學、幾何學，以及天文學與地理學等，不同學門的象徵與寓意，形成視覺上參差起伏的變化。

完美的壁畫

拉斐爾在這件人物參差交錯的群像畫中，處理著濕壁畫(fresco)必須分段描繪，進行牆面接合的難題，卻完成了一件幾乎排除壁面接縫干擾的完美畫面質地，在整個盛期文藝復興的繪畫經典中，這可說是最完美的一件濕壁畫作品！

《雅典學園》在堅定的結構形式與優雅的秩序中，從構圖的寬廣與空間甚度，色彩的和諧與明朗，人物典型的塑造與描寫，到勻細一致的牆面質地，都臻於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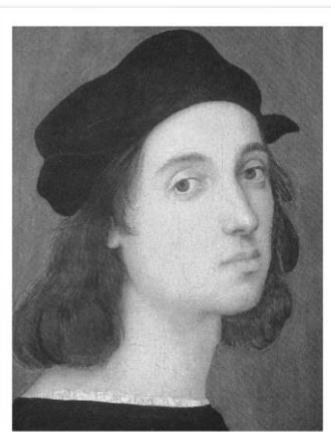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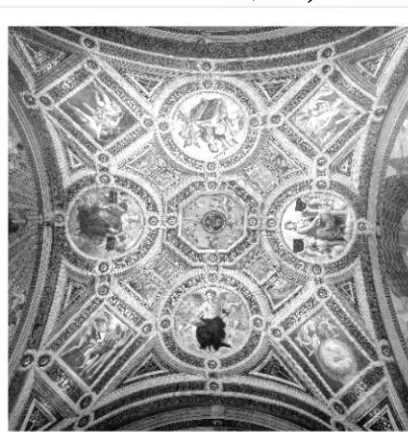
比起達文西那富於實驗精神卻技巧失敗的壁畫，實在難符壁畫經典的要求，或是米開朗基羅專注於人體型態的創造，也無暇顧及壁面質地的經營，如在《創世記》之後二十四年繪製的《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ment, 1536-1541)雖然氣勢雄渾，卻難掩其接縫處的微瑕。

拉斐爾在 1510 年左右完成的這一件《雅典學園》，在簽署廳穹頂上的《神學》、《哲學》、《詩學》和《法學》的寓意人物俯視之下，與《聖體的辯論》(Disputation of the Holy Sacrament)、《帕納索斯山》(The Parnassus)共同為思想、神學、文藝與道德的寓意，畫出了人文理想的藍圖。

《雅典學園》只是一個開始，而梵蒂岡中另外三個廳堂超過 8 件的拱型壁畫，將要把他詮釋歷史與寓意的敘事才華展露無遺(註)，而這第一件文化意涵最為豐富的濕壁畫巨構-《雅典學園》，已經樹立了盛期文藝復興的繪畫典範。

註：「簽署廳」(the Stanza della Segnatura, Room of the Signatura)之外，還有「艾里奧多羅廳」(the Stanza di Eliodoro, Room of Heliodorus)和「波爾哥火災廳」(the Stanza dell'Incendio del Borgo, The Room of the Fire in the Borgo)各四件拱形的壁畫，以及後人繼續完成的「君士坦丁廳」(Sala di Costantino, Hall of Constantine)矩形寬幅大壁畫。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助理教授)



圖片由上至下、由左至右，依序為：

- 濕壁畫《聖體的辯論》
- 濕壁畫《帕納索斯山》
- 教皇簽署室拱頂《神學》、《哲學》、《法學》、《詩學》的壁畫與鑲嵌
- 拉斐爾，自畫像，1506，翡冷翠，烏菲茲美術館

荷蘭高地雅慕斯音樂節七十五週年慶音樂會

曾興魁



名聞遐邇荷蘭 ASKO-Schonberg 室內樂團攝影家 Maarten Kooijman

荷蘭高地雅慕斯基金會(Gaudeamus Foundation, Netherlands)於 1945 年納粹德國統治下由猶太籍馬斯先生(Walter Maas)於荷蘭小村莊比多芬(Bilthoven)成立，在荷蘭、歐洲以至於世界各地提倡、演奏現代音樂為職志，特別聚焦於年輕的音樂家與作曲家，每年舉辦高地雅慕斯音樂節(Gaudeamus Muziekweek 限 35 歲以下作曲家參賽)，今年是七十五週年的慶典，在新冠病毒(Coronavirus)肆虐下，現任主席何偉曼先生(Henk Heuvelmans)不但沒有退縮，更擴大慶祝，鼓舞了世界人心，團結起來更堅強的對抗病毒。高地雅慕斯基金會透過音樂節作曲比賽、演奏詮釋新音樂比賽(茱白克比賽獎以鋼琴、擊樂為主要樂器)，還有

豐富樂譜文獻典藏、定期期刊，引領風騷，推動新音樂的多元面貌。音樂節自創立起來每年評委會選出最優秀作曲家，很多作曲家(含入選未得優勝者)自此擠進職業作曲家生涯，活躍於世界樂壇，如 1957 Peter Schat(荷蘭)、1959 Louis Andriessen(荷蘭)、1963 Arne Mellnäs(瑞典)、1967 Hans-Joachim Hespos(德國)、蕭桐 Tona Scherchen(瑞士籍，母親中國人蕭淑嫻-蕭友梅妹妹)、1968 Vinko Globokar(法國)、1985 Unsuk Chin(韓國)、1988 Michael Jarrell(瑞士)等不勝枚舉，台灣作曲家有溫隆信(1972)、潘皇龍(1980)、曾興魁(1981、1984)，年青一代作曲家羅仕偉(可能 2015/2016? 待考)，鋼琴家陳必先教授曾於

1978 年得到荀白克比賽獎。自 2008 高地雅慕斯基金會與荷蘭作曲家協會(Donemus 含出版整理作曲家作品等譜務工作)等音樂團體整併為荷蘭音樂中心(Muziek Centrum Nederland)，並且遷搬 Utrecht，持續推動現代音樂的巨輪。

今年七十五週年音樂節，在新冠病毒(COVID-19)陰影下，主辦單位為了恪守防疫規定，演出的型態、媒材等都做了革命性的演進，這也必將影響以後音樂的生態，網路傳遞、電台播送都將是不可或缺的媒體，例如重演 57 年前(1963)李給替(G. Ligeti)傳奇般的交響詩(Poème Symphonique)，當年舞台上擺了百架不同速度的拍節機，這次上百架拍節機來自全世界不同地方如客廳、書房、工作室等透過 Zoom 如音樂叢林般呈現在聽眾面前，又

如海牙擊樂團與 Zeno van den Broeks 在 Tivoli Vredenburg 透過實體與連線 online 演出，Brechtje van Dijk 和 Allison Wright 長達 7 小時半的即興現場演出，透過後製作剪輯，經由電台調頻網 FM 即時播出。寬頻 5G 之後網路延遲(Latency)的問題將大幅改善，以目前看來新冠病毒還看不到隧道盡頭，台灣世界各地藝文展演生態，甚至生活模式必將革命性的翻轉，吾人不可以目前優異的防疫成果自滿，應及早因應提升藝文表演的內容與形態。

音樂節可以透過下列網址連結: <https://gaudeamus.nl/en/terugblik/gaudeamus-muziekweek-2020/>

(本文作者為留德、法作曲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及開南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筆者 1981 年參加音樂節與創辦人馬斯先生合照



1981 年參加音樂節部份作曲家與評委之一荷蘭作曲家合照(中坐者)



筆者 1981 年參加音樂節在當年會址 Bithoven 與國旗合照



筆者 1984 年再度參加音樂節彩排時與法國號演奏家 J. Don Kaat、大鍵琴演奏家 Annelie de Mann 在她家彩排

誰是打造美食王國的幕後推手？

林棋凡

不論從西漢的司馬遷所著《史記·酈生賈陸列傳》中：「王者以民人為本，而民人以食為天。」一直到今天，如此『民以食為天』的想法，仍深植人心並一直在庶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現代人不分性別、階級與種族，只要談到美食，似乎永遠都有談不完的話題。而那些源自於西班牙、義大利、英國、法國、台灣、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各國料理與美饌，皆具有相當吸引力且讓人在茶餘飯後，津津樂道。

而在這許多國家當中，法國更是在全球的 fine dining 領域，建立一個最高規格的典範之一，不論是已有 120 年歷史的米其林指南 (Guide Michelin) 之餐館與美食評鑑制度建立；世界最佳侍酒師競賽制度 (Le Concours de Meilleur Sommelier du Monde) 的設立；世界最佳麵包師傅競賽 (La Coupe du Monde de la Meilleure Boulangerie，台灣麵包師傅吳寶春先生，便是在這個重要競賽中奪冠，因此在國際間聲名大噪) 的舉辦與相關規則制定；法國最佳工藝大師獎的頒發 (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 M.O.F.)；重視原產地認證的葡萄酒與香檳評選制度與標準設立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A.O.C.)；與法式高級餐飲

禮儀 (Etiquette de table) 與法式料理文化 (La Culture Culinaire Française)；此外，在每年的 11 月中旬，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法式料理廚師，在味覺法國 (Goût de France) 的活動期間，在全球五大洲，大力推廣法國料理文化...等，皆讓法國坐穩了享譽國際的美食王國寶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更於 2010 年 11 月 16 日，將法國飲食文化 (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çais)，列入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錄當中，包括了法式料理文化的世代傳承、食材上的挑選、採買與準備料理與甜點的程序、菜單設計 (包含：前菜、主菜、甜點、乳酪、酒類與飲品選擇與相關配搭等) 及相關餐桌禮儀 (餐具、餐巾與水/酒杯的選擇與擺置、餐桌布置、座位安排、上菜與飲料順序、用餐禮儀等...)，這也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將飲食文化列為需保護的重要人文遺產。這個美食王國所造成的現象，也引發了我們相當的好奇，想進一步探索，法國飲食文化體系運作的核心要素、關鍵架構與主要動能是什麼？又是什麼樣的能量，能夠從過去到現在，持續支撐

這個美食王國的聲望而不墜？若把這個美食王國的影響力看成是歡喜收割的豐碩果實，那我們就一起來深入了解，法國究竟是如何播種、灌溉與養成的。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眾說紛紜，而各持己見。就根本來看，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法國，用心盡力透過了學校的系統，來教育他們年輕的下一代，美食王國的根基得以穩固。但他們落實的場域與方式，也是令我們非常感興趣的部分。

根據專家們指出，學童們的午餐約佔他們每天所攝取的總熱量之 40%。而在法國的傳統文化觀念中，午餐也被法國人視為是一天的飲食中，最為重要的一餐。法國的校園，有一些與台灣非常不同之處，就是我們完全看不到合作社的蹤影，一般也不被准許自行攜帶便當，甚至連販賣機的設置也是禁止的！所以，大多數的法國學生們都在學校用午餐。法國學校的食堂，就是政府要落實法國飲食文化教育的關鍵場域。

法國教育部指出學校是學生學習好的品味、營養學和食物相關文化的重要機構。而且，孩子良好的行為與禮儀，也是特別須要被教導的，並且需要長時期的培養。此外，教育部也明訂學堂相關飲食教育的實施細則，例如：每一餐都必須有青菜，一天是生蔬，一天是煮熟的。油炸食物每週不得多於一次。甜點的部分至少每兩餐就要有一餐需提供水果；

亦可供應用糖製作的甜點，但每週只能限定一次。這些細則甚至明確列出平均每一餐所需攝取的營養素含量。

法國國家食品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l'Alimentation, C.N.A.）為法國政府制定食品政策的重要單位，也在法國學校的食堂文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C.N.A.特別強調在學校的膳食中，需為兒童成長與發展的各個階段，提供各式蛋白質，鐵質和鈣質含量的食物，更針對法國學童們在食堂用午餐，所攝取的各類營養量訂出明文規定。

法國政府亦於 2001 年啟動國家健康營養計劃（Programme National Nutrition Santé, P.N.N.S.），這是一項由官方推動的整體公共健康計劃，旨在透過均衡的營養來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在法國人眼裡，食物不僅僅是營養素，也不僅僅是用來滿足身體需求，學習吃得好，也關乎著學習如何共同吃得好。所以，P.N.N.S.也是一個具體落實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具體政策，因為所有的孩子(不論貧富、種族與社會背景)，都有機會在學校裡接觸到好的食物、好的品味。在學校用餐也是公民共享的一種重要象徵儀式，也是一種公民教育的體現。

當然，老師們也在學童的飲食文化教育裡，扮演了積極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有三個主要的目標與任務。首先，提供孩子們營養的食物，供應孩子維持身心健康之基礎需要；

其次為教育孩子們：培養他們對於食物的多元五感體驗，並建立他們關於食品衛生及營養的基本觀念，同時協助他們將食物視為國家文化與遺產的一部分；第三個重點，是培育他們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

全法國的學校，在每年十月會舉行「賞味週」的課程。在那一整個星期當中，明星主廚（例如：來自克里翁飯店等級的那種頂尖名廚）會到課堂上和學童們一起烹煮食物、享用食物。而其他的在地廚師、麵包師傅、乳酪製造商、甜點師傅、肉販和其他各式熱愛法國風土與美食的專家，皆會造訪課堂和校園，提供各類容易學習的廚藝/甜點課程。

法國人費盡心思來教導孩子要如何吃得好與吃得聰明，並嘗試「喚醒他們的味蕾與感受」。法國學校會依循官方的法國品味協會（Institut du Goût）所發展出來的教學方法來推行。老師們會從多元感官體驗的初階課程開始，鼓勵學生們去發展思考和口語表達能力。也教導他們如何由五感經驗所構成的探索中，更多元地去體驗食物。綜上所述，這些活動的教育意涵，不只是要鼓勵學生們運用

五感來發展對食物的感官欣賞，更是要他們逐漸領會為何自身的飲食文化被國家與世界視為重要的人文遺產。

在這樣的飲食文化的薰陶下，法國學童們在食堂內，學會像大人一般用餐！他們也被教導應如何整齊地擺放與使用餐具與餐巾等餐桌禮儀相關的細節。其中，法國政府特別明文規定，學童們每日的午餐時間，至少要有三十分鐘。而每天這段用餐時間，也希望讓學童們能夠在輕鬆的環境中，有機會多溝通與交流，進而發掘新食物，並享受用餐的樂趣。

法國許多機構與單位非常地努力，期望讓法國飲食文化的內涵能更落地，且充分扎根在年輕的世代，希望能為這傳統的美食王國，不斷地灌溉養分與提供能量，期盼她能在改朝換代中，得以歷久彌新。所以究竟什麼是造成這個美食王國的幕後推手？答案應該已在每位讀者的心中。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中華民國頂級 VIP 管家協會共同創辦人、國際旅館金鑰匙組織國際榮譽會員）

法國露德小鎮 Lourdes 與奇蹟之泉

林棋凡

透過旅遊史的發展趨勢，不難發現朝聖或是養生，似乎成為促進人們移動的重要動機之一。而在這些盛行的傳說中，那些所謂擁有「長壽之水」或「奇蹟之水」事蹟的地區，經常讓不少遊客趨之若鶩，而紛紛爭相前往。這股潛在的動能，對於整體觀光旅遊業品質改善與地方經濟與發展之促進，象徵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全球有許多遊客，每年皆會造訪這些在國際間享有四大奇蹟之水美譽的地區，它們分別是：法國「Lourdes 泉水」、德國「Norudenau 泉水」、北巴基斯坦喜馬拉雅山脈的「Hunzas 泉水」與墨西哥「Tlacote 泉水」。而位於法國的露德（Lourdes）所產出的奇蹟泉水（被譽為「擁有神奇力量的泉水」）與其衍生的相關現象，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造成了什麼衝擊，就是我們想要探討的主要議題。

原來，法國露德 Lourdes 的泉水在國際上四大奇蹟之水的排行榜中，是最負盛名且最具有影響力的。這一個位於法國西南方的底里牛斯山脈之山腳下（上底里牛斯省 Hautes-Pyrénées），面積只有約 37 平方公里，而總居民數也僅有約 1.5 萬人的純樸小鎮。卻成為法國天主教最重要的朝聖地。就連天主教教皇

約翰·保羅二世和本尼迪克特十六世，亦曾親自造訪，並在產出奇蹟之泉的石窟中祈禱。這個小鎮也締造了不可思議的輝煌紀錄：Lourdes 曾經在一年內，吸引了超過 500 萬遊客至此地參訪。而關於 Lourdes 奇蹟之泉的傳奇故事已早在 1858 年開始便廣為流傳至今。

據說在 1858 年 2 月 11 日時，一位天真無邪，年僅 14 歲的農家少女貝娜黛(Bernadette Soubirous)，在姐姐和朋友的陪同下，穿著長袍去了 Massabielle 石窟，收集木頭時，聖母瑪利亞曾向她顯現。當她脫下長襪，穿過溪流進入石窟，她聽到了類似於一陣風的聲音，而這聲音吸引了她抬頭：「我看到一位女士穿著白色，她穿著白色連衣裙，白色的面紗。」貝娜黛（Bernadette）做出了十字架的記號，並與夫人禱告。祈禱結束後，那位女士就突然消失了。在近 5 個月的期間，聖母瑪利亞曾十八次顯靈，並與貝娜黛說話。在 1858 年 7 月 16 日的那一次，貝娜黛又再次感受到了來自石窟的神秘召喚，所以她再次進入洞穴...但這也是她最後一次看見了聖母。在其中一次聖母顯靈時，祂叫貝娜黛喝泉水並在泉水中浸浴。從此之後，法國民間開始傳頌泉水的療效。

而自從發生聖母顯靈的事件以來，根據統

計數據分析，在露德（Lourdes）歸檔的 7,000 多個康復檔案中，迄今已有 70 個被教會認定為奇蹟的治癒個案。超過 80% 的公認奇蹟治癒個案皆為女性，而被認為是奇蹟般治癒的最年輕的病患為 2 歲。總計法國有 56 個奇蹟治癒的案例，其餘分別為：義大利（8 個案例），比利時（3 個案例），而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各分別有 1 個案例。其中，有 50 人在接觸露德的水後，大多數皆得到了治癒，而他們都曾浸泡在聖所水池中。

在此我們也向各位介紹露德奇蹟之泉的相關象徵意涵：

磐石 - 表徵上帝，就如盤石般一樣堅固。回顧歷史，我們意識到洞穴一直是天然的庇護所。在馬薩比埃勒（Massabielle），伯利恆（Bethlehem）和客西馬尼（Gethsemane）墓中，石窟中的磐石也庇護了超自然現象。

光 - 自 1858 年 2 月 19 日以來，在石窟附近，數百萬支蠟燭一直在持續燃燒。那天，貝娜黛帶著祝福的蠟燭到達石窟，她一直用手點燃直到聖母的顯靈身影結束。離開之前，聖母瑪利亞要求她讓蠟燭在石窟中被消耗掉。從那以後，朝聖者提供的蠟燭被日夜消耗。每年，約有 450 噸蠟燭被燃燒。

弗朗西斯教皇說：「由於缺乏光照，缺乏祈禱，許多作品變得黑暗。保持生命活力，使基督徒生命煥發活力，發光的事物是祈禱。」此外，這種光照在《聖經》中無處不在。朝聖

者和手握火炬的露德遊客，則表徵希望。

水 - 這是聖母瑪利亞在 1858 年 2 月 25 日召喚和邀請貝娜黛：「在泉源頭喝水，然後在那裡浸浴自己。露德泉水的流行源於奇蹟。貝娜黛（Bernadette Soubirous）自言自語：「我們把水當作藥物……我們必須有信仰，我們必須祈禱：沒有信仰，這水就不會有美德！」所以露德的泉水亦象徵：洗禮。

接下來，我們嘗試用科學與醫學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造成露德奇蹟泉水現象的原因。透過整體綜合分析，這世界四大奇蹟之水所在地居民們健康長壽的秘訣，除了是因為他們幾乎素食的飲食文化外，當地的水源也被認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與當地人們的長壽似乎有密切的關聯。

到底法國 Lourdes 泉水在近 162 年以來，憑藉什麼條件能穩坐世界奇蹟之水的冠軍寶座？更重要的是，為何神奇泉水能對疾病產生治療與改善效果？到底背後真正的因素為何？

其實透過國際研究者針對這四種世界最知名的奇蹟之水的研究分析後可得知，法國 Lourdes 小鎮的泉水所含活性氫的濃度，是世界四大「奇蹟之水」中最高的。

這時人們不禁想要了解為何含有活性氫的水為什麼可以治病？這時可能需要從造成人體疾病的原因進行分析了。從醫學與科學的觀點來說，能損害人體的自由基，幾乎都與

一些活性較強的氧化物有關，他們把與這些物質相結合的自由基，稱為活性氧自由基。而人體在進行新陳代謝過程時，不論其性別、身高、體重、年齡與種族的的不同，皆無一避免地在此過程中會產生活性氧自由基，其對人體或器官會造成負面影響與損傷，這也是人類最常見和最基本的病理與生理機制。

透過大量的實驗數據顯示，活性氫特質為宇宙中最小之分子，無色、無毒、無味與無臭，有滲透性與擴散性皆非常強的特點，也是完全零副作用的最佳抗氧化劑。活性氫專門針對那些有毒有害，且活性特別強的自由基，在人體內用完全自然方式與其結合，最後將毒素透過完全無害及無毒之中和作用，透過體液（汗與尿）排出體外，完成自然排毒過程。活性氫對各類疾病過程中的氧化損傷、炎症

反應、細胞凋亡、血管異常增生都有治療作用，尤其對失眠、抗衰老、抗發炎、舒緩壓力與緊張情緒、糖尿病、中風、高血壓與高血脂特別有功效。我們也嘗試用其它的面向，間接揭開了 Lourdes 奇蹟之泉的部分神秘面紗。

不論是透過傳奇宗教故事色彩的面向薰陶，或是從科學與醫學的角度來進行探討，法國露德 Lourdes 真是一個值得大家親自去造訪的神奇小鎮。期待能有一天，在 Lourdes 小鎮的 Massabielle 石窟巧遇，一起默默地聽著奇蹟之泉的潺潺水聲，也平安喜樂地沉浸在聖母慈愛的懷抱中.....。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中華民國頂級 VIP 管家協會共同創辦人、國際旅館金鑰匙組織國際榮譽會員）

提洛島

劉增泉

研究古希臘歷史最想去的地方不是雅典而是提洛島，1985 年七月我在雅典住了三個月，希臘名勝古蹟看了不少，但就是沒有機會到提洛島，返回巴黎後打算翌年再去，1986 年千辛萬苦到了米可諾斯島，然而還是敗興而歸，這件事情耿耿於懷，1989 年七月又再次踏上希臘這塊土地，但還是沒有去成。每一次上課談到提洛同盟，心中總免不了一陣遺憾。去年休假一年，撰寫古希臘史，乘此機會再度到希臘，這次我如願以償終於登上了提洛島。

提洛島，位於米可諾斯島附近，靠近基克拉澤斯群島的中心，是希臘最重要的神話、歷史和考古遺址之一。島上的挖掘是地中海地區最廣泛的挖掘活動之一；在法國雅典學院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所發現的許多文物都在提洛島(Delos)和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展出。

在奧林匹亞希臘神話使它成為阿波羅和阿特米斯的誕生地之前，提洛島作為一個千年來的聖地而佔有一席之地。從它的港口，可以看到三個圓錐形的土丘，這些土丘已經確定了其他地方的女神的聖地：一個是保留了它在希臘以前的名字，肯索斯山被加冕為宙斯的聖所。作為一個祭祀中心，提洛島有著其自然資源無法提供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萊

托(Leto)尋找阿特米斯和阿波羅的分娩地點，並在島上發表講話：提洛島，如果你願意做我兒子阿波羅的居所，使他成為一座富麗堂皇的神殿，正如你會發現的那樣，沒有人會觸動你：我想你永遠不會擁有牛羊，也不會有葡萄酒，也不會生產豐富的植物。如果你有遠射的阿波羅神廟，所有的人都會帶你到這裡來，聚集在這裡，不斷的豐富祭祀的味道會出現，你會從陌生人的手中餵養那些住在你裡面的人，因為你自己的土地並不富足。

對島上發現的古代石屋的調查表明，自西元前三千年以來，島上就有人居住。修昔底德認為，最初的居民是海盜的卡里安人。他們最終被克里特島的米諾斯國王驅逐了。到奧德賽時期，這個島嶼已經成為雙胞胎神阿波羅和阿特米斯的出生地。事實上，在西元前 900 年到西元 100 年之間，神聖的提洛島是一個主要的祭祀中心，狄俄尼索斯也在這裡作為證據，還有泰坦女神萊托，上述雙子神的母親。最終獲得了泛希臘的宗教意義，提洛島最初是愛奧尼亞人的宗教朝聖。

雅典城邦進行了一些“淨化”，試圖使該島適合對神的適當崇拜。第一次發生在公西元前六世紀，由僭主皮西特拉圖(Pisistratus)命

令挖出寺廟內的所有墳墓，並將屍體移到附近的另一個島上。在西元前五世紀，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六年，在德爾菲的神諭的指導下，整個島嶼被清除了所有屍體。隨後命令不得允許任何人因其神聖的重要性而在島上死亡或生育，並保持其在商業上的中立性，因為那時沒有人可以通過繼承來主張所有權。在這次淨化之後，提洛運動會的第一個五年一度的節日在這裡舉行。四年後，該島所有居民都被轉移到小亞細亞的阿特拉密頓島(Atramyttium)進一步淨化。

在波斯戰爭之後，該島成為提洛同盟的會場，該同盟成立於西元前 478 年，大會在聖殿舉行（為外國人和外國神靈的庇護所保留了一個單獨的區）。當伯里克利斯把提洛同盟基金移到雅典時，同盟的基金也一直保存在這裡，直到西元前 454 年。島上沒有糧食、根莖植物或木材的生產能力，這些都是進口的。有限的水資源利用了大量的蓄水池和渡槽系統、水井和衛生排水溝。各地區經營集市（市場）。

斯塔蓬說，在西元前 166 年，羅馬人將提洛島變成了一個自由港口，部分原因是為了破壞羅德島的貿易，在西元前 167 年，羅馬在第三次馬其頓戰爭中獲勝後，羅馬將提洛島割讓給雅典人，雅典人驅逐了大部分原始居民。羅馬商人前來購買被西里西亞海盜俘虜

或在塞琉卡西帝國解體後在戰爭中俘虜的數萬名奴隸。它成為奴隸貿易的中心，在這裡維持著最大的奴隸市場。

西元前 146 年羅馬對科林斯的毀滅使提洛島至少部分地承擔了科林斯作為希臘首要貿易中心的角色。然而，在西元前 88 年和西元前 69 年，在與羅馬的米什拉達特戰爭期間，該島遭到本都的米什拉達特六世軍隊的襲擊後，提洛島的商業繁榮、建築活動和人口顯著減少。西元前一世紀末以前，貿易路線發生了變化；提洛島被義大利的波佐利(Puteoli)取代，成為義大利與東方貿易的主要焦點，同時作為一個祭祀中心，提洛島也急劇衰落。由於食物和水的天然來源不足，以及上述歷史，與其他希臘島嶼不同，提洛島沒有自己的原住民社區。結果，在後來的日子裏，這裡無人居住。

自 1872 年以來，法國雅典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一直在挖掘該島，其建築群與德爾菲和奧林匹亞的建築群相比更為複雜。199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提洛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稱其為“極其廣泛和豐富的”考古遺址，“傳達了一個偉大的國際地中海港口的形象”。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平台上獅子



民房廢墟



神道



提洛島的小船

那些年在歐洲

Zoe 佐依子

海明威說：只要你年輕時待過巴黎，這個經驗將陪伴你一生。維也納的作家褚威格也過同樣的話。

他們一位是美國人，一位是歐洲人。

而對亞洲人來說，年輕時要是待過歐洲，這將是跟著你一輩子的回憶，就像刺青一樣。

八月是比利時夫人的生日，三十二年來一定寄一張實體的卡片，那天到郵局，拿了號碼，戴著口罩，好不容易排到時，窗口另一邊說：比利時，我們不寄了喔！什麼？怎麼有可能？

這位比利時友人，從來不寫信，其實這些歐洲朋友都不是喜歡寫信，但他們超高興收到信，這不代表他不重視你或怎樣，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安定與規律，沒有你的信，他一樣過得好，但有你的信，他過得會有點不一樣，這會是他與親戚茶餘飯後的話題，說有遠方的人來信，報告亞洲的情形，工作的狀況，然後由這個話題又可延伸到以前我住在哪裡時發生的事情，遇見的人等等，好像在談論小說的劇情一樣，而我卻樂此不疲，從小我就喜歡寫信到遙遠的地方，好像跟另一個世界有連結，不管有沒有機會再見面，那封信代表著我一個島國人民的聲音旅行到異鄉去。

信無法寄，只好打電話，除了時差，打電話到歐洲人家總是很難抓到對的時間，生活平靜的他們，突然接到外國的電話總以為發生什麼大事，只是跟他說卡片寄不成，希望他諒解，說沒幾句，在激動的情緒下兩人就不小心將電話掛了。

八零年代在美國唸音樂院，老師們很多來自歐洲，他們大部分是一群不如歸去的猶太人，也不會鼓勵我們去歐洲，音樂院裡鮮有歐洲的學生，法國有四人、德國、芬蘭、瑞典、瑞士、波蘭零星的兩三人、俄羅斯七八人、亞洲二三十人(中國、日本、韓國、還有台灣跟菲律賓)其他都是美國學生，畢業之後，大家都希望留在紐約。不知為何我總覺得不去歐洲說個不同語言，好像沒有學完成音樂，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廣告買了最便宜的機票，就去歐洲比賽，不贏不歸，輸了再說。還好那是沒有網路的時代，去比賽除了老師之外，沒有人知道，這樣壓力就容易承擔，在那時，我也從未寫信或打電話到歐洲，因為要跟接待家庭聯絡，寄了聯邦快捷，下了飛機，比利時夫人就來接我(這是比賽單位安排的)，早上六點，她穿著高級質料的天空藍套裝，拿著有我名字的大牌子等我，她不停的說法語，而我只想

著比賽，等一個月的比賽過後，到皇宮領獎，我心裡下定決心就是要學說法語，因為回美國不到兩個月就再回歐洲去開音樂會，之後到巴黎過夏天，迎接接下來三年的歐洲生活，巴黎的法語震撼教育之後，比利時夫人簡直不敢相信我一個亞洲姑娘，滿口的紐約英文，現在聽得懂她說的法語，我也很不成功的學荷蘭語，但太疏於練習，最後還是無法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也許是比利時夫人家說法語，身邊的人也都是。但基本上他們都是跟貝多芬一樣是法蘭德斯人(Flemish)，留著個性堅強的血液，勤奮，愛乾淨，注重家庭，守信用，而且也喜歡享受人生。雖然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欣賞他們，自己也不知不覺像在模仿或學習一種生活態度，一直到現在，回來亞洲二十五年，中間回去拜訪比利時時都可以馬上融入，好像從未離開過一樣。比利時夫人的廚藝還是如此精湛，家裡永遠有幽香的花束，收音機裡的古典音樂從早餐就開始在播放，隔壁鄰居的單身老醫師還是一個月會來喝一次小酒，他們對我還是如此的和善，與我共度人生最艱難的比賽時光，我結婚時蜜月最後一站也選擇到比利時，夫人將我所有認識的人都找來，一直到前年，從波蘭轉到比利時看她，在機場看到夫人時，她拿了拐杖，她說：你這次再不來，也許就沒下次了...。因為她動

了膝蓋手術，走路成為吃力的事，來機場是由妹妹開車，這一次我盡量陪伴她，就算坐在書桌前乾瞪眼也好。只要想到三十二年前來比賽，她沒有條件的照顧我，煮豐盛的三餐給我吃，每一次的上台為我準備熱茶，下台馬上來鼓勵我，整整一個多月，從我懂事以來，這一生從未有這樣跟人相處如此緊密的機會，我們也彼此分享與目睹了很多珍貴的時刻，每次聊起來總是會哈哈大笑，這是比利時人較少的時刻，開懷大笑對法蘭德斯人來說似乎太奔放了。

人都是複雜的，但與比利時夫人這樣距離的關係，就像亞洲與歐洲一樣，很遠，卻又不陌生；彼此祝福，而不牽絆對方。有這樣的歐洲回憶，人生是甜蜜的，只要一句法語，一個味道，一首樂曲，馬上就能將我帶入那樣珍貴的情境，謝謝比利時夫人。

那封無法投寄的生日卡片，妳只好心領了。

(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新竹 IC 之音 FM 97.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好好聽 fm Blue-Stocking 節目主講人(podcast)、出書十四冊)

Chamonix 夏遊散記

謝芷霖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今年春天預定的旅行全部取消。暑期若想要度假，因為國際間邊界管制仍未開放，最好是留在法國境內，假如因為疫情趨緊產生新的限制令，也比較能獲得取消旅行的退費及補償。一百公里的行動限制在六月開放，甫開放，已經讓封城禁足悶壞的巴黎人，蠢蠢欲動紛紛開始計畫即將到來的暑假。我們顧慮到疫情，暑期旺季不敢去向來人多的海邊，便逆勢操作，決定往夏季較少人的山間走，當時便預訂了 Chamonix 的山間小屋，備有獨立出入門戶及廚房，可以自己做菜，減少與人群的近距離接觸。訂好住處一陣子，經由電視報導得知，Chamonix 觀光局為吸引旅客，今夏特別推出 25 項免費體驗活動，住宿在 Chamonix 白朗峰山區的旅客皆能登記，讓我們覺得真是幸運押對寶了。出發前在網路上搜尋資料，發現只要持有該區住宿卡，還能享有全區公車、火車免費搭乘的優惠，大大減少了停車及塞車的困擾。沒想到拜今年的特殊情況之賜，倒享有了更多的便捷與優惠，也是始料未及。

冬天來 Chamonix，當然就是滑雪了。那如果夏天來 Chamonix，能做哪些活動呢？純觀光客走馬看花的行程，絕不能錯過的有三

樣：乘纜車登上 L'Aiguille du Midi 南針峰飽覽白朗峰及群山美景，搭 Train du Montanvers-Mer de glace 冰河小紅火車至冰河口，乘坐 Tramway du Mont Blanc 白朗峰觀光火車觀賞冰河及山景。喜愛戶外活動的，選擇非常多，健行、越野腳踏車、滑翔翼、泛舟、游泳、攀岩，不怕你嘗試，只怕你時間不夠用。



連結法國與義大利的觀景纜車（背景是南針峰尖塔）



Train du Montanvers 冰河小紅火車



Tramway du Mont Blanc 在 Bellevue 站

如果不想錯過三樣觀景行程的話，建議先上網購買白朗峰山區的纜車及觀景火車通用套票《Mont Blanc Multipass》會比較划算，否則單買其中兩項來回票，價格往往就超過套票的價錢了。登南針峰纜車及白朗峰觀光火車兩項，都必須事先預約時段，購買套票，可透過網路訂位，如果網路上預約全滿，也能在抵達後直接於三天前起在購票窗口預約（現場有保留位），如果臨時才決定搭乘，很可能會因為無空位而無法上車。但是山區氣候多變，登山賞景必須老天賞臉，若是烏雲密佈、大雨滂沱、雲霧繚繞，什麼也看不到又冷得發抖，預約前除了得注意氣象外，也只能祈禱老天爺保佑晴天了。其他的山間小纜車及電動座椅，如果想在高海拔山區健行，想省去從山腳下步行至山腰這一段路程，則可搭配使用，路線可以更多元。我們有兩星期的度假時間能夠好好「慢遊」，加上暑期網上推出套票八折優惠價，便買了連續六天的套票，準備好好利用。

抵達當天，於住宿處放好行李，領了住宿

卡後，第一件事先至 Chamonix 觀光局的接待處走一趟，想要預約今夏免費的 25 項活動，得至觀光局直接報名才行。預約的人非常多，大部分的活動都已額滿，還有空位的也要等到第二個星期才有機會，看來觀光局成功吸引了不少遊客上山度暑假啊！我們預約了最想嘗鮮的電動越野腳踏車，還有一個認識山間生態工作坊，算是運氣不錯。在觀光局還買了一份健行路線圖，方便規畫每天的登山路徑。接下來就是去領取網上預購的纜車火車套票卡，並且順便預約登南針峰的纜車時段。Tramway du Mont Blanc 白朗峰觀光火車的起點在 Saint-Gervais-le Fayet，離 Chamonix 車程要 40 分鐘，對我們來說現場預約非常不方便，因此我早早在網上預訂了想要的早晨時段。

做好這些準備工作，終於能好好享受度假時光了。度假除了遊玩，最重要的就是品嚐當地美食，少了味蕾的滿足，假期的樂趣可就少了一大半。在 Chamonix 城區中，以賣 Savoie 地區農產品及酒聞名的 Le refuge Payot 絕對不可錯過，在城區中便有兩家分店，第三家位於 Les Houches。這家特產店連居民都推薦，在那裡可找到各種當地產製的火腿、香腸、肉醬、乳酪、果醬、糕餅、烈酒、葡萄酒等，最吸引我們的是一系列由 Brasserie du Mont Blanc 利用白朗峰冰河水所釀製的不同口味啤酒，除了傳統的金啤、白啤、琥珀啤，還有各式各樣的加味啤酒，藍莓、génépi（一種山

區蒿類植物)、violette (香堇菜) 都是山間常見的香草果類, 加入啤酒更帶出獨特風格, 也有加入香料的, 口感清爽細膩, 連平時不愛喝啤酒的我, 也一試成主顧, 喜愛到兩週的度假期間, 每天晚餐的餐前酒都必備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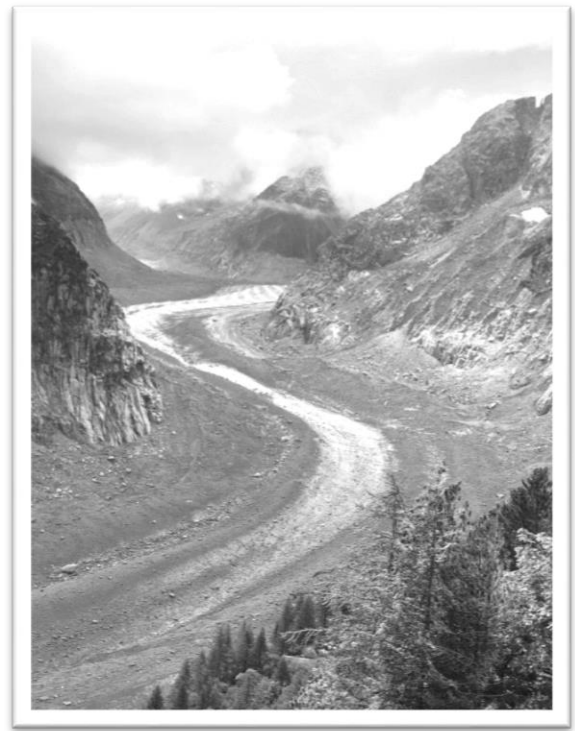
在山間遊玩, 每天都得看老天爺臉色, 假如狂風暴雨, 出門都麻煩, 上山更是危險。抵達隔天, 早晨從 Les Bossons 一路上坡, 汗流浹背走到 Merlet 野生動物園附近, 雖然烏雲籠罩卻沒有下雨, 本想繼續往上走, 結果天公不作美, 雨勢來得又急又猛, 小雨滴立刻變成大雨傾盆, 即使雨衣外套拿出來穿, 背包用防水套罩上, 很快的長褲還是漸漸淋溼, 只好決定下山, 從另條路線走下坡, 到 Les Houches 火車站再坐車回到原點。一身狼狽走到火車站, 長褲已差不多全溼, 連背包都開始進水, 鞋子即使防水也禁不起大雨整雙溼透, 好不容易回到家, 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落湯雞, 全身從上到下都得換下來晾乾了, 直接進浴室洗澡吧! 山中健行, 光是大雨這一關便代表著重重考驗哪。白朗峰山區, 夏季常常下一陣雨, 烏雲飄走後, 又是晴朗舒適的半天; 也有可能明明早晨晴空萬里, 出門走一走竟然大雨傾盆, 困於山林間, 進退維谷。因此在山區除了密切注意氣象預報外, 防雨的安全配備也不能馬虎。我們這次運氣不錯, 除了抵達的當天晚上及隔天下大雨外, 其餘夜晚的暴雨並不影響白天的活動, 幾乎日日都是豔陽高

照的晴天, 得以盡情享受戶外生活, 不必擔心雨勢, 也沒有困在家裡無聊的時刻。

三條重點觀光路線

第二天, 天氣預報早晨天氣不好, 起床後一看至少沒下雨, 便維持原計劃去搭 Train du Montanvers 冰河小紅火車上山看冰河 Mer de glace。夏季每二十分鐘一班, 不需要預約。我們因為剛好錯過前一班, 排在隊伍的最前面, 便坐到駕駛旁的座位, 觀景無人頭阻擋, 一覽無遺。這種爬山小火車«train à crémaillère»是以鋸齒狀的中軌拉抬火車上山, 同時可避免下滑。鐵軌鋪設不易, 只有單軌, 為了上行及下行火車交會, 途中有兩處雙軌等候區, 也是乘客抓機會拍小火車英姿的好時刻。途中還會經過長長的隧道, 14 座阻坡牆, 都見證了建造技術的卓越。火車終點只到冰河前端, 之後必須另外乘坐纜車下至冰河洞中參觀。由於近二十年來氣候暖化嚴重, 冰河厚度不斷遞減, 纜車原來停止的高度已經離冰河越來越遠, 每年必須加建三、五段階梯, 方能觸及冰河, 看著每五年在岩石上刻下的冰河高度, 一級又一級往下走, 走了非常久才終於走到今日的冰河, 冰河不斷融解, 令人心驚。置身在大自然現場, 親眼目睹, 親自用腳去走去感受, 便能深刻體會到氣候變遷對人類及大自然帶來的實際影響。這次參觀的冰河洞穴, 也是 2019 年才重新穿鑿出來的, 隨著冰河消退加劇, 冰河洞穴無法保留, 近年來甚至每一兩

年就必須重新開挖。冰河洞穴旁有個放置配備的臨時屋，是「冰川健行」的起點，參與者在此穿好在冰上行走的特殊釘鉤鞋，裝上繩索，由導遊帶隊前進，近年除了喜歡冒險的年輕人外，也吸引了一些公司行號組團隊報名活動。參觀完冰河洞穴，喜歡健行的人可以參考我們的路線，從 Mer de glace 走 Grand balcon nord 北坡中道，一直走到上南針峰 Aiguille du midi 的纜車中繼站 le plan de l'aiguille，然後乘纜車下山。白朗峰山區的健行指示牌都不標距離，而是以步行時間來呈現，據標示牌顯示，這個路段差不多要走 2 小時 45 分，扣除午餐休息時間，我們差不多走了兩個半小時，算起來我們的腳力還行，屬於中間地帶。不過在山間健行，感覺呼吸比平常更費力，需要一點時間習慣。除了某幾個點稍微要小心跨過外，其他都不算難走。一路都是一邊山壁另一邊懸空下望 Chamonix 山谷，有時候直接看向懸崖峭壁，走起來也蠻嚇人的，深怕一腳踏空就摔下山谷，必須十分專注腳下，千萬別東張西望，否則膽子小可就走不過去了呢！這個路段是非常有名的健走路線，甚至還有很多人「跑山」，算是最近很流行的運動方式，不過像我這種上坡就心跳加速容易喘氣的人，又是高山，這麼激烈的運動方式根本不適合我，還是乖乖一步步走最穩當。況且風景驚人的美，時不時就想停下來拍照，慢慢走才能好好欣賞啊！套句法國人常說的話：「人生就這麼長，何必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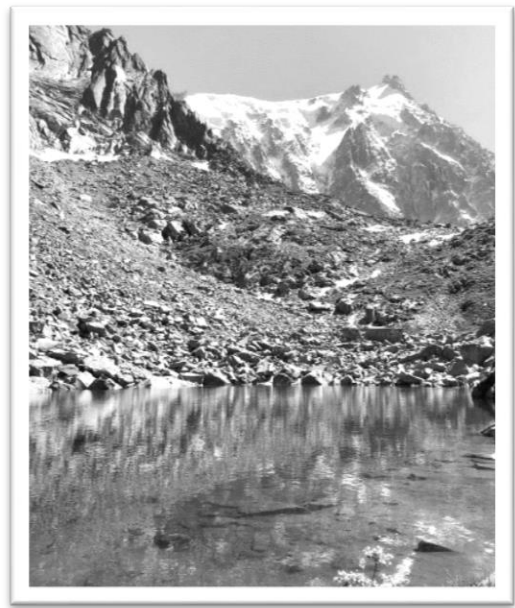


Mer de Glace 冰河

預約登上南針峰 Aiguille du Midi 欣賞白朗峰的纜車，雖然是三天前根據氣象預報來判斷，但是山區天氣瞬息萬變，完全就是賭注，看看能不能押中寶。當天清晨起床準備，看到萬里無雲的晴天，心情大好，真是最佳登頂時機。天晴欲登頂的人增多，纜車也加開，我們預約的時間還沒到，便已排入隊伍，纜車早早出發了。登上南針峰視野大好，所有人拼命照相，遊客多，要乘電梯上尖塔的人也非常多，排隊至少得等半小時。到了尖塔還有個以強化玻璃打造的「騰空瞭望」台（Pas dans le Vide），腳下身旁四周皆透明，有懼高症的人站上去往下看應該會腳軟，卻深受歡迎，光是排隊又要等半小時。天氣晴朗，風景壯麗，又帶點刺激，大家心情雀躍，即使排隊也歡歡喜喜，沒人抱怨。比較有趣的是，由於攀升至近

海拔 4000 公尺的高度，呼吸時吸入的氧氣量比平時少掉 45%，爬幾個階梯登高望遠，就喘得要命，又因為疫情室內都得戴口罩，我剛剛上至高台時甚至呼吸困難，頭暈眼花起來，趕緊到室外把口罩拿掉，大口呼吸新鮮空氣，真是難得的經驗。據說從南針峰至義大利境內 **Pointe Helbronner** 的景觀纜車風景十分漂亮，我們便決定加購這一段纜車票，往返義大利/法國，好好賞景照相。這麼好的天氣，不欣賞風景多可惜！整個纜車旅程可以俯瞰雪地上許多登山客、攀岩運動家努力前進的身影，非常佩服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人，白朗峰對他們來說，一定是超級刺激挑戰性十足的樂園吧！徒手攀岩啦、陡坡滑雪啦、白朗峰登頂啦，光是看相關紀錄影片，就令人驚呼連連，普通人如我完全無法嘗試如此驚險刺激的活動，還是欣賞別人的探險英姿及幾近神話的事蹟就好。南針峰纜車觀景，純粹觀光客的行程，賞景照相，即使是體能不佳的老人及幼兒，也都能同行。如果想走動一下，活動筋骨，在纜車中繼站 **le plan de l'aiguille**，可以下車走 15 分鐘至「藍湖」(**Lac bleu**) 看看，來回才半小時，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同行。

我們直到抵達後的第六天才搭上 **Tramway du Mont Blanc**，這個載旅客直上白朗峰下的 **Bionnassay** 冰河的觀景小火車，真是超級難買票的熱門交通工具！即使有白朗峰全區纜車通行證，沒有拿到預約，也無法上火車。我在買通行證 **Multi-pass** 時，除了看氣



Le Lac Bleu 藍湖

象預報，還得同時看是否能預約到火車座位。出發前兩天上網訂位，只能訂到一週後早上的時段，幸好我們買的六日通行證還在效期內。現場雖然保留部分座位開放預訂，但僧多粥少，最好的早晨座位很快就客滿。即使預約了上車時段，旺季還是不夠坐，就算起站上車都要早早去排隊，眼明手快才能搶到好位子，從第二站起上車的乘客大概就只能用站的了。起站 **Saint-Gervais-le Fayet** 到山上的 **Nid d'Aigle** 終點，車程一個多小時，爬坡坡度大，需要時時抓穩，若是沒有座位，真的很辛苦。我們當天早早便起床趕區間火車，一定得至 **Le Fayet** 小火車起點排到好座位才行。小火車沿著山稜線慢慢攀升上白朗峰，一開始是杉樹林，漸漸進入高原放牧草原地帶，接著變成貧瘠的岩石地，冰河景象時隱時現，直到冰河口前乍然停止，突然沒了鐵軌，傾斜至少三十度，坡度驚人。在終點必須馬上預約好回程的

座位，否則無法下山。從火車終點 Nid d'Aigle，若要站到冰河的正對面，得步行一小段距離，來回差不多四十分鐘的路程，能近距離欣賞冰河的紋理，甚至還能聽見冰河碎裂的聲音，冰塊粉碎或倏然掉落，聲音震懾所有人，大家不約而同停住腳步，靜止動作，凝神靜聽，尋找聲音來源，在大自然無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前，所有人都顯得無助且渺小。喜歡健行的人回程時可組合幾個不同的路線，我們決定回程搭到 Bellevue 下車步行，沿著鐵軌左右的步道，走至 Col de Voza，這裡有設站，也有餐廳，腳力不夠的人可以在這裡用餐休息，也可以搭上回程的觀景小火車，直接返回 Le Fayet。想繼續走的話可以再爬坡至 Le Prarion 纜車站乘纜車下山。下山後可以轉搭公車或火車回至 Chamonix 城區，非常方便。

又走又爬健行去

度假的兩星期間，其實我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健行！山景壯麗，空氣清新，而想遠離人群安靜欣賞風景，最好的辦法就是上山去！即使每每走得滿頭大汗，手腳並用，全身髒兮兮，又累又倦，還是喜歡到處走。除了之前提過的防雨裝備不能少外，一雙優質的登山鞋、防曬產品、太陽眼鏡、帽子，都是必備物品。另外，如果選走的路線屬於紅色的陡峭路線，登山杖會是節省力氣、減輕膝蓋負擔的好工具。當然，如果一走就是三、五小時甚至一整天，充足的飲用水及補充能量的食物更



白朗峰下的 Bionnassay 冰河，近在眼前



Tramway du Mont Blanc

冰河口前乍然停止，突然沒了鐵軌

是基本。在山區健行，我們會盡量早起，趁晨間氣溫尚不太高、天清氣爽的時候上山，爬坡起來也比較輕鬆。背包裡一定會準備自製的好喝冰茶、一早手做的三明治，加上一點水果或小點心，再多準備一瓶水，心裡才會感覺踏實。白朗峰山谷區有非常多的健行路線可供選擇挑戰，有著名環繞白朗峰的九天背包路線，也有需要攀岩工具的極限路段。如果只想體驗一下一日小健行，我推薦以下風景最優美的幾條路線：

1. 山谷南側山峰著名的「科女湖」Lac Cornu / 「黑湖」Lacs Noirs 路線。先乘坐 Brévent 的纜車抵達 Plan Praz，從那裡開始走，至「科女湖山口」Col du Lac Cornu 可以從高處遠眺「科女湖」。接著再轉進「黑湖」Lacs Noirs 方向，「黑湖」Lacs Noirs 有兩個，辛苦走到看見第一個湖時雖然很開心，但還要繼續往下走，翻過山頭往另一邊眺望，才能見到第二個。之後須回頭走至之前經過的 Col de la Glière 山口，隨指標往另個方向就能走到 L'Index 露天纜車站，下到半山腰再接續另段小纜車回至平地 les Praz。整個路線走完大概需時 4 小時半，加上午餐、休息，至少要估計 5 個半小時吧。去程都是紅色路線，表示上下坡的落差大，上坡走起來很費力，累了就停下來照相喘口氣，慢慢走總會走完的。我們走的時候，天氣晴朗，健行的人非常多，一路上有八、九歲的小孩，也有看來七十歲的老爺爺，大家都很有耐心，有毅力地完成自己選定的路段。最難的路段在 Col de la Glière 往 L'Index 方向的起點，地圖上標示了三個紅叉叉，表示困難路段，近看其實根本沒有「路」啊，就是岩石壁上好心加了鐵扶手，要攀著扶手自己找踏腳點穿越過去，實在沒有踏腳點的地方，石壁上也很體貼地加上了踏腳板！總之就是要半身懸空慢慢攀過去的意思！乍看的確非常傻眼，但要往前行就得勇敢攀過去，不多想，只看腳下，專注於身體動作，竟然也就輕鬆過去了！經過之後回身看其他人崎嶇攀爬的樣

子，反而不禁為他們擔心捏把冷汗。幸好跨過這個關卡，其餘路段都不難，只要有耐心、有體力，沒有走不到的。路上每每見到全家出動帶著小學生年紀的孩子一起走的情景，頗令人羨慕，孩子從小就能以這樣的方式親近大自然，一方面訓練體力耐力，一方面也因此學習敬畏自然、愛護環境，非常實際的體驗教育。對歐洲人家庭來說，算是很普遍的教養方式。反觀在亞洲，尤其是現代華人世界，由於生活環境過於城市化，父母過度保護小孩，反而常常剝奪了孩子接近大自然、鍛鍊體魄的機會，真的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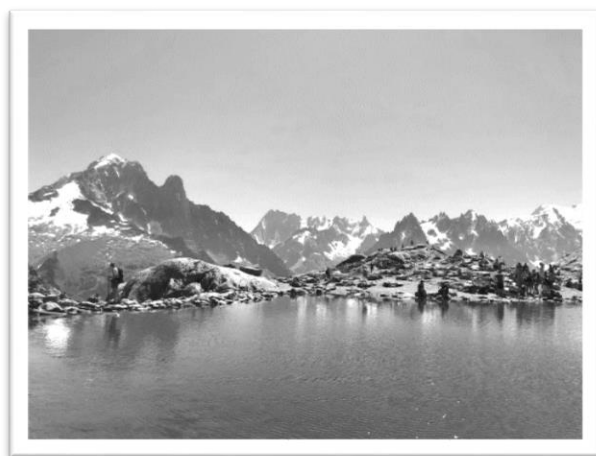
「科女湖」Lac Corn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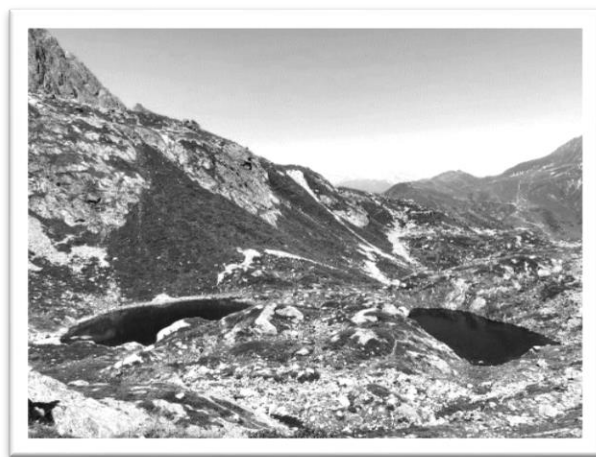
「黑湖」Lacs Noirs

2. 從 Les Praz 乘纜車上 Flégère 站，走比較困難的紅線直接到「白湖」le lac Blanc，差不多需時 1 小時 45 分；也可以從 Flégère 站再坐一段露天電動座椅至 L'Index，從那裡至「白湖」坡度稍微平緩些，約需 1 小時 30 分可抵達。接著從白湖走到「詩澤如湖」lac des Chesérys，約 30 分，再從那裡可走較平緩的橘線回到 Flégère 站，差不多需要 1 小時 15 分。白湖是非常熱門的景點，在白湖休息野餐的人非常多，如果想覓得一塊清靜的地方午餐，可以走到詩澤如湖，在湖邊張望一下，會發現不遠處有道小瀑布，不妨走近瀑布拍拍照，從瀑布流下來的溪流水相當清澈，是可飲用的山泉水，有人拿瓶子接來飲用解渴，也有人坐下來泡腳享受清涼。會特別走過來的人很少，很適合悠閒野餐安靜小寐的地方。走到白湖的路程不算特別難，但都是不斷爬升的上坡，有的坡度從山下看會覺得非常驚人，實際走起來也是喘到不行，高山上心跳很容易加快的我，容易喘，只能慢慢走，尤其是在海拔兩千公尺以上的高度，更覺得需要大口呼吸。差不多同時走的幾個年輕女孩，其中有一個走得比她朋友慢，也是跟我一樣的情況，她覺得奇怪，平時慢跑都沒問題啊，為什麼現在走一段就又喘又累，我在旁邊聽了也覺得有趣，我平時做高強度間歇訓練，同樣沒什麼問題，可見每個人在高海拔山區的適應力不同，體能各有差異，勉強不來啊。

3. 從 Les Bossons 直接乘坐電動座椅到海



「白湖」le lac Blanc



「詩澤如湖」lac des Chesérys

拔 1400 公尺的「冰河山屋」Chalet du Glacier 從那裡往上走，大概 1 個半小時能抵達「金字塔山屋」Chalet des Pyramides。若要往上走到路徑盡頭 La Junction，意即 Les Bossons 和 le Taconnaz 兩條冰河的交會點，全程需預計 4 小時。從 La Junction 往上就得挑戰冰河了，需要特殊裝備，這也是兩個世紀前 1786 年的 8 月 8 日挑戰白朗峰首度成功者的起始路線，234 年前，兩位探險家 Jacques Balmat 和 Michel Gabriel Paccard，自 La Junction 開始最後登頂，沒有繩索及釘鞋，耗時 18 個半小時，終於登上白朗峰頂，完成壯舉。一般人的健行

路線都是從「冰河山屋」Chalet du Glacier 走到 La Junction 再原路折返。我們上山的當天，十點多坐纜車到山上開始走的時候，心裡想的是：「那就走走看，看體力能到哪裡」。整個去程只有百分之五的下坡，其餘都是上坡，而且越到上面越陡，全部的路線都屬於難度高的紅線，爬起來的確費力，我只能慢慢走，邊走邊休息，欣賞風景，從山腰的松柏林到山頂的岩塊，山坡東西兩側不同的冰河景，景觀豐富多變。走到差不多剩下一小時路程，開始出現得攀扶岩石手腳並用方能上去的困難路段，想到下山的可怕，竟然連外子都猶豫起來準備放棄了。電動座椅纜車只開放到下午六時，回程下山的纜車也許只到五點半，上山便需時四小時，假如無法趕上下山的纜車，恐怕得再走兩小時下山，應該會累到生不如死。我當下只擔心趕不上纜車，其他倒無所謂，攀得上去就爬，爬不上去就算了，並不害怕。在連外子都失去勇氣的情況下，提議先坐下來吃吃三明治，有了體力，什麼都好說。吃了一半的午餐，精力恢復，又重拾信心，看看山頭，只剩一小時路程，放棄似乎太可惜，況且連下山路過的健行客都熱心鼓勵我們快要到了，便一鼓作氣拼命地爬，總算在下午兩點多抵達山峰後的終點。原本藏在岩盤後的大片冰河景緻，猛然躍現。兩條冰河的交會豪壯大器，厚厚的冰河層就在我們的腳下，藍青灰白黑，混雜融合的美妙色彩，近在眼前。坐在冰河前喝茶吃東西，雖然已經累到極點，卻覺得



La Junction, Les Bossons 和 le Taconnaz
兩條冰河的交會點，海拔 2589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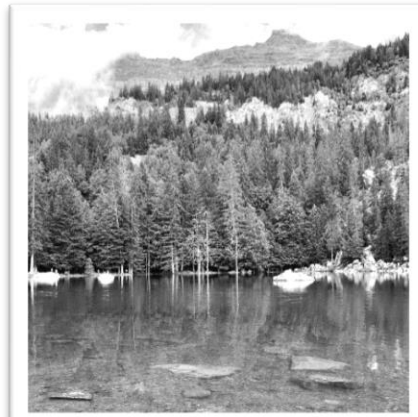
登山嚮導 Jacques Balmat (右方指山者，也是首度登上白朗峰頂者之一) 對瑞士自然學家 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 遙指白朗峰，下面是他攻頂前經過的 Les Bossons 冰河

好欣慰好值得，山下是熱浪侵襲，山上是天然冷氣，即使汗流浹背爬上山，靜坐不到一刻鐘竟然已感覺冷意。溫度高升，山頂的冰河層時不時融解，聽到好幾次冰河碎裂的聲響，還發生幾回小型雪崩，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不走到最後，還真的無法親眼目睹這般不尋常的自然景觀。休息一陣子，時間來到兩點半多，若要趕上下山纜車，最好能在五點半前抵達，只剩不到三小時，必須拼命趕路。頂端最困難的路程，我們和兩個年輕女孩與(好像是她們的)阿嬤同行，阿嬤對下坡路段比較沒信

心，但是兩個女孩非常體貼，指引阿嬤如何抓準踩腳點，挑好走的石塊，我們緊跟在後，大家互相提醒幫助，也就沒有想像中困難了，心底非常感謝她們的陪伴。接下來，為了趕路，只好超過她們，拿出吃奶的力氣往下衝，一度因為衝太快左膝跌倒，幸好是土地並非撞到岩石，不然恐怕不只瘀青而已。從「金字塔山屋」Chalet des Pyramides 以下的路段，根本有一半的路程接近小跑，靠著手杖施力，比較不怕摔。總算進度超前，只用了兩小時四十分鐘便抵返纜車站。真的要走完這趟路程，最好還是計算七小時來回，並且預留一小時休息拍照等等，時間上比較充裕。看了手錶顯示的攀升高度，超過海拔 1100 公尺，從 1400 公尺一直爬升到 2589 公尺，果然是我們健行以來難度最高的路線之一，加上高海拔呼吸困難，爬坡時相當痛苦。走完的時候真的不太敢相信：天啊，居然走完了，而且進度超前，平安下山！從爬山中學到最寶貴的一課：不要因遠望而害怕猶豫，只要一步步踩穩腳下那一踏，再困難的路程都有完成的一天。不要多想，走就是了。

4. 最後一條推薦路線位於 Passy。從「綠湖」Lac vert 出發直到「玻蒙拿湖」Lac Pormenaz 的健行路線，來回差不多五小時，加上休息、採果子、拍照，大概要算六小時吧。前半段路程是給四輪傳動的車子上山的沙石路，走起來輕鬆簡單。過了小溪流 Torrent du Souay，穿過放牧牛的草原區，上山分成左右

兩個不同方向，建議從右邊的比較陡峭的路徑上山，左邊的路線下山。右邊的路徑會突然變成極陡的上坡，整個路段都是連續的攀爬鐵鍊及鐵梯，非常難走，不但需要手腳並用，而且千萬不要隨便往下看，一看就害怕，要是心一驚腳軟懸在半空，上下不得，進退維谷，可沒人能幫忙！兩個半小時內爬升高度達 750 公尺。夏季，整條路上到處有驚喜，在山下的路段可以發現許多覆盆子、野樹莓，爬得越高，野生的藍莓就越多，可以一路攀登大岩石，一路吃莓果補償，路段越艱難，驚喜也越大，歡歡喜喜採採吃吃，「玻蒙拿湖」Lac Pormenaz 也就到了。到了湖後，沿湖前行，往下坡路走，便會看到往左邊下山的路線，從這條路下山會比來時路容易一點，可惜路旁比較看不到藍莓的蹤跡。



「綠湖」
Lac vert



「玻蒙拿湖」
Lac Pormenaz

電動越野腳踏車

行程的第二週，與觀光局預約的電動越野腳踏車體驗日終於來到！一早便至運動用品店領取了免費租用的越野腳踏車，因為是電動輔助自行車，上坡爬升時可以大大省力，初學者即使沒有過人的體力，也能享受騎越野車的樂趣。我從來沒在山間林區道路騎過越野車，全新體驗，一開始跟那台性能卓越的腳踏車也不相熟，看到一路凹凸不平大小石頭遍佈的道路，其實滿傻眼的，坡度起起伏伏，起頭十分鐘有些慌亂不知所措。騎著騎著，漸漸瞭解越野腳踏車的性能，對煞車及輪胎有了信心，加上電動助力，才開始放膽往前衝。除了某些太過崎嶇坑洞多的路段，初學者絕對無法駕馭，只好下來牽車，否則還是會嘗試看看，有幾個陡坡四下無人，不怕撞到誰，把電池動力調到最大，放心衝上去，竟然也成功了！當然，所謂電動輔助，還是得用力騎，腳不踩踏板，電池沒有動力往前進（這可不是機車啊！），因此所有的上坡依舊需要氣喘吁吁地踩踏，只不過一般情況下完全騎不上去的坡度，有了電池輔助，變得可能而已。從頭到尾仍然是相當激烈的運動啊！初次嘗試，不敢走太過艱難的道路，放棄一條連續上坡累死人的路徑，乖乖騎一般難度的，就已經很刺激了。路上看到許多年輕人甚至小孩子，在導遊教練的陪伴下，努力騎過困難路段，激勵著也是初學的我，小孩子都能騎，我一定也能順利騎過去！有他們的堅持為榜樣，讓我更添

闖關的勇氣！

沒想到外子一騎上了癮，嚷著一定要再租一次，度假的最後一日，即使私心只想慵懶度過，也只能奉陪到底。這天租到的電動越野車屬於比較貴的等級，性能卓越，配備有自動換檔裝置。我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膽子變大，緩坡放心全速前進，即使滿佈石頭的斜坡也能試就試，好幾次不管上坡下坡竟然都成功了！甚至還循著地圖登上 *Petit balcon nord* 環山小北坡，上坡路段又陡又窄，滿佈樹根，實在無法騎，只得下來牽一小段車。電動腳踏車因為電池的重量，牽起來比普通車要費力，幸好這一台有省力助推動能，不然這一路牽下來，手臂大概也廢了。登上小北坡，完全是一般山林步道啊，路徑窄小，騎起來心驚膽戰，小心翼翼終於騎下坡，最後一段坑坑窪窪滿佈大石，技術沒那麼好，乖乖下來牽車，看到幾個從反方向也牽車上坡的騎手，看來也是初學者，已經開始碎碎念：「之後還是這樣嗎？怎麼那麼難騎？」只好嘆氣誠實回答：

「後面更糟哦！而且是越來越糟！」一邊慶幸自己已結束糟糕路段，比較輕鬆了。正想著恢復寬闊道路，即使上坡滿佈石頭也能奮力衝刺了，結果一個大石阻擋，避不開又衝不過，整個人摔下車！這一摔還好，只是車子往右倒，人也不自主跟著倒，外子在旁邊雖然沒倒也卡在半路。大概倒得突然，後面走上來的年輕女孩都跑過來關切，順便安慰我這段路非常困難，摔倒也難怪。原以為路段開闊，可

以放心了，跟著指示右拐，竟然變成一連串的左彎右拐上坡，得經過小水流濕石，接著是窄小又充滿突出樹根的小徑，不想出意外玩命的話只能下車牽，旁邊突然有路人說：「電動車應該自己會跑吧！」只好跟他說：「電動車不會自己跑，要用力推的！」即便這台配有助推裝置，按鈕啟動可以省點力，但仍然不出力推不會動啊。下坡時牽車更慘，因為重量大，不邊按煞車邊走可會完全失控的呢！這個恐怖路段牽牽騎騎，似乎沒有變平坦的可能，完全是高難度坡道，看情況無法繼續，趕緊原路撤退，但是連牽車下山都踉踉蹌蹌，老實說即使步行都不容易，硬騎恐怕會跌得很慘。好不容易兩人回到原點，改騎別的方向，總算是比較符合我們程度的路線。儘管仍有些上下坡路段相當困難，我都盡力嘗試。幾次嘗試都成功了，正喜孜孜，沒想到一個下坡，又是坑坑洞洞，一個大石沒越過，整輛車卡住，我又摔倒了，這次完全失控，整個車頭反轉，左膝擦撞地面，連褲子都擦破幾個小洞，幸好穿的是長褲，多了一層保護，不致太慘烈。回家一看，果然膝蓋處一串小擦傷。沒辦法，總得大膽嘗試才能進步，第一次不敢試的困難路段，第二次試成功不少，只摔兩次還行啦，不算太差，雖然技術仍待加強，至少慢慢掌握一點騎越野車的感覺。最後騎回 Chamonix 附近，都是比較平坦寬闊的道路，只要沒什麼路人，都可騎得飛快。外子途中經過一家族人，從旁邊咻一下就衝過去，我比較客氣，放慢速度緩緩經

過，聽到散步的爸爸大約四五十歲左右，望著老爺和其他騎手的背影感嘆：「這些年輕人啊！」結果我在後面笑到快岔氣，是啊，超過五十歲的年輕人呀！哈哈。仔細觀察，騎電動越野車的大部分都是仍想保持年輕不服輸的成年人，以四十到六十幾歲居多，並不太年輕哦！喜歡運動的朋友，以後到山區，也可以試試這種新型的電動越野腳踏車，很有挑戰性！衷心推薦，刺激有趣，而且容易上手！

白朗峰山谷周邊

每天健行太累了想玩玩水放鬆筋骨？不是只有海邊能享受沙灘戲水與陽光！白朗峰附近的 Passy 山城，山間湖 Lac de Passy 就能游泳曬太陽。這個山間湖群山環繞，遠望能看到白朗峰、南針峰，小小的沙灘上可以慵懶睡午覺，小朋友也能挖沙堆城堡。湖區規畫完善，多個停車場位子不缺，除了提供划船等水上活動外，旁邊還有越野森林活動區，迷你高爾夫，設有餐廳讓家庭聚會，湖邊也讓民眾野餐烤肉，相當受歡迎。湖水水質乾淨，池水不深，可以安心游泳，小孩子玩水也不怕踩不到底。最重要的是 Passy 名氣不大，沒有名勝風景地人擠人萬頭鑽動一位難求的缺點，旺季就算人多也還不致於擁擠，閒適安寧度過一整天不是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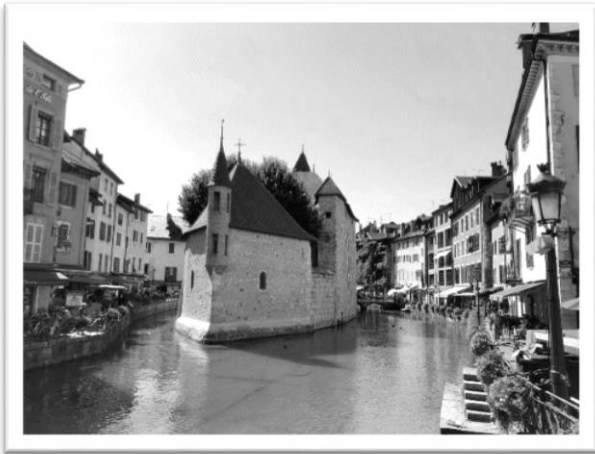
Lac de Passy
山間湖



如果開車，在山上與世隔絕久了，想回返人間，重新接觸城市文化生活，也有幾個選項，鄰近的 Annecy 安錫、Thonon-les-bains、Genève 日內瓦，都是車程大約一小時半便能抵達的著名觀光大城。Genève 日內瓦位於瑞士，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不想穿越國境，加上進入瑞士高速公路，必須購買一年的通行證，如果只為了去一趟日內瓦，實在划不來，我們便打消去日內瓦的念頭。Annecy 是個可愛細緻的小城，像個面容精巧的瓷娃娃，曾經去過兩次，印象深刻，便想重遊，順便逛逛街，嘗嘗好餐廳。沒想到一進市區就發現停車場幾乎都客滿，換了好幾個地方才終於把車停好。路上車子多就算了，連在湖邊散步，人都多到仿如置身巴黎市中心，某些路段我們根本連口罩都不敢拿下來。以前都是春秋天來 Annecy，從來沒見識過如此旺季的場面。湖邊即使想租條船，都得耐心等上一小時才有空位。市中心遊客摩肩接踵，市政府早就規定連走在路上也強制戴口罩。餐廳、商店等室內，當然就更不用說了。大部分人都能配合政策，但是近來因為要求他人戴口罩而引起不滿的暴力事件發生多起，店家應該也感到某些壓力。經過一家餐廳門口，告示牌上乾脆明寫：「戴口罩是強制規定，如有異議請洽總統府或總理辦公室。」後面附上電話號碼！幽默中也帶點無奈的況味，還是有少數打死不戴口罩的人，要不就是口罩掛在下巴上，完全不遮鼻子，把口罩當裝飾品。看到那麼洶湧的人

潮，在巴黎時的焦慮立刻上身，開始後悔沒事跑來城市/塵世幹嘛，法國度假人潮把著名景點塞爆，怪不得疫情日趨嚴重。下午氣溫攀升，在高山上「避世」一週，完全不知熱浪為何物，一下山來到大城市，才赫然發現熱浪中的下午溫度簡直曬死人，走在市中心暑氣蒸騰，又熱又悶，走到後來悠閒盡失，只想逃回涼爽的山上。即使準備了泳衣、海灘巾，看到湖邊擁擠的人群，毫不留情的太陽，完全沒有下水的意願了。中午時分，沿湖走到 Annecy le vieux，算是 Annecy 的郊區，發現一間掛名 Bocuse 名廚開的餐廳「Irma」，在里昂時便對 Paul Bocuse 開的四間 Brasseries 留下深刻印象，直覺這間餐廳應該水準也不錯，便決定在此午餐。上網一查才發現原來 Irma Bocuse 是大廚母親的名字，這家餐館顯然是大廚為了紀念母親而開的。餐廳的室內座位很寬敞，室外露天座位更是安排得相當舒適。午間套餐價格非常優惠，27.5 歐元便能享用到三道菜的套餐，味道好自然不在話下，重點是服務親切又專業，選酒不多卻非常精準。光看服務，這間餐廳就可以拿到 90 分以上，畢竟菜餚美味的法國餐廳多如牛毛，服務精確到位的卻不多，同時還讓客人感到舒適放鬆的更少。一星期多來都沒有上過餐廳，每天差不多就是中午自製的野餐三明治，晚上家裡烤肉，難得今天奢華享受一下，也是度假期間的小確幸，畢竟在巴黎要享受同等級的餐廳，不付出兩倍以上的代價應該是沒辦法吧。多虧了這間

餐廳的美好午餐，才沒讓 Annecy 遊流於失望。



Annecy 安錫小鎮

Thonon-Les-Bains 位於 Lac Léman 萊芒湖畔，隔湖與瑞士相望，可坐遊輪至湖畔的 Évian、Génève 日內瓦、Lausanne 洛桑等城市。Thonon-Les-Bains 以水療中心而聞名，天然泉水水質相當好，水療中心旁邊的公園設有免費取水處，可以自備瓶子前往裝取。市中心位在高坡的上城區，店家、餐廳多半集中在此，景觀開闊，可以俯瞰湖景。想到湖畔下城區，可以走階梯或坡道，也可搭短程纜車上下。湖邊有幾家餐廳露天座位看起來都很舒服，也可以準備野餐面湖邊觀景邊享用。湖邊步道很寬闊，時時有綠樹和座椅，走到小鎮邊緣便可看到市立湖畔泳池，可以在湖邊圍起來的安全區域戲水，上面也有獨立的泳池可以鍛鍊泳技，小孩玩水、大人曬太陽讀書，都有分開的區域，規劃得非常不錯，票價低廉，讓路過的兩個巴黎人羨慕不已啊。

兩週的暑期度假，就在悠閒心情及多天的揮汗健行中不知不覺過去，對封城禁足以來的我們來說，是近乎奢侈的心情解放，也享受到疫情期間難得的「行動自由」。一回到巴黎，馬上面臨緊繃的疫情，法國每天都有 3000-6000 人的感染數，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全都開始慌亂，為了保護經濟，已經不能再走封城的回頭路，必須「與新冠肺炎病毒共處」，只好下令走在戶外路上都強制戴口罩，巴黎原本還分區強制執行，從 8 月 28 日起變為全城強制。公司行號也從 9 月 1 日起，只要身處共用的辦公室內，都須戴口罩。除了減少不必要外出，不群聚，一般人也只能自求多福，在有效疫苗未出現之前，生活恐怕難以恢復正常。2020 年眼看已經過去三分之二，日常生活似乎停滯不前，沒有進展，無法計劃，所有人都被迫省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或許也是重新與自我靈魂溝通和解的契機呢？不能出國旅行的狀態，反而讓我有機會發掘法國境內的美景，享受沒有國際觀光客充斥的「寧靜法國氛圍」，也是難得的經驗。生命自會找到出路！希望各國都能早日度過病毒的難關，台灣人能再次放心至歐洲旅遊，我也能不必居家檢疫就能回台灣探望親友！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

布列塔尼巨石林陣歷險記

王乃立

「卡納克巨石林陣（Les Alignements de Carnac），由數千塊大大小小的石頭規律排列的神秘史前遺跡。」那天在法文課 TV5 影片主題中，認識了這個獨特的景點後，就對它充滿好奇！因此在規劃暑假的環法自由行行程時，我便毫不猶豫地將這個法國隱藏版巨石陣景點納入待訪名單中（圖一）。



圖一：遍佈的巨石林陣

將 Carnac 寫入行程表中的那一刻，也啟動這趟未知的刺激冒險。

台灣的便利讓我認為法國大部分的知名景點都像台灣一樣，能夠找到公車或是接駁車前往，因此在官網訂票時，雖然注意到 Carnac 官網中交通方式欄位只寫出自行開車前往的路線和最近的火車站站名時，我仍不以為意，天真地以為 Uber 能夠成為我的交通選項之一。

搭乘著火車，從布列塔尼區的大城市雷恩（Rennes）到 Auray 後，還要再轉 RER 到達 Carnac 附近的小的火車站 Plouharnel-Carnac（圖二）。下車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此處的荒涼。火車站呈現一個接近廢棄的樣貌，雖有一棟看似購票區與等候區的建築，但此處門窗緊閉也不見入口，乘車的乘客們都是從建築旁的通道隨意進出。鐵軌雖區分了一、二月台，但卻不見地下道蹤影，到達另一側月台的方式是等沒有火車時穿越鐵軌！如此鄉村的場景想當然無法找到公車站牌，打開 Uber app 時，也發現根本叫不到車，於是我只好頂著豔陽，啟動「十一路公車」。整個暑假遊走法國多個城市，早已習慣三十、四十分鐘的路程，google 了火車站到景點的路程，顯示五十分鐘時也並不覺得困難，但啟程後才發現這條路是多麼艱辛。



圖二：Plouharnel-Carnac 火車站

那是一條沒人行道的大馬路，柏油道路旁就是一小道鋪滿小碎石與乾草的草皮，偶爾會腳踏車經過，在快速移動的小轎車襯托之下，我彷彿是一隻突兀的小螞蟻，在大太陽的烘托下，不自量力地慢慢前行。靠著意志力步行二十分鐘後，我的意念開始動搖，也好幾度想放棄那一堆石頭：「不過就是一大片石頭嘛！還需要如此折磨自己嗎？」我也好幾度回頭看著呼嘯而過的車，想嘗試法文老師說過的「faire du stop」，舉起手、豎起大拇指攔截搭便車，但這樣的作法好像又充滿風險，若是一個不小心，在這種地方被棄屍大概就變成懸案了。內心掙扎許久的我最終仍承受不了熱氣的轟炸，正好走到一個小小停車場，看到了一對老夫妻剛把車開出來，深呼吸一口氣補足了勇氣後，我馬上衝過去尋求協助。就這樣，人生第一次 faire du stop 成就解鎖。好心的爺爺奶奶思考了幾秒後就決定載我一程，奶奶還問我：「妳一個人旅行的時候都這樣攔車嗎？」

到了巨石陣附近的遊客中心後，本來以為終於解脫，沒想到還要再用走的走十五分鐘到巨石陣本身的服務處！眼看 check in 時間即將到，又趕緊飛奔前往。但波折還沒結束，抵達後，服務台小姐說我還必須要走一小段到集合處才可以聽導覽、接近石頭們。最後還很天真問我：「你開車嗎？」我：「我……走路。」姊姊一臉驚訝看著我說：「那你要走快一點才不會遲到哦！」給了我一份非常不明

確的紙本地圖後，我又開始飛奔。這次沒有 Google map 衛星定位，最後還是非常順利的提早十分鐘抵達了集會地點，好好欣賞神秘的石頭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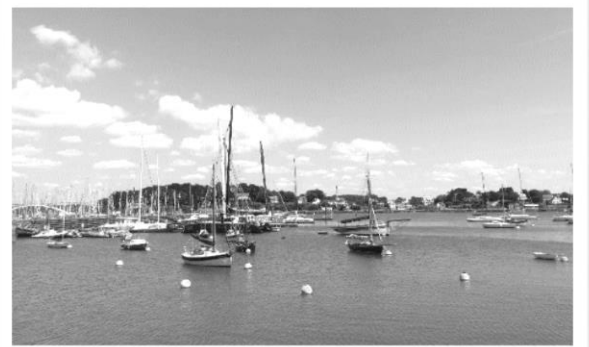
今日的重頭戲終於開始，眼前的這些由史前人類留下的巨石陣為數壯觀，全長四公里。與英國巨石陣的規模不大相同，廣為熟悉的英國版巨石陣是非常集中的陳列在一片草地上，但 Carnac 巨石陣則是遍佈整區，順著日出日落軌道擺放。石頭與石頭間的距離相近，整片排放亦是經過精密的計算，井然有序地呈現。站在地面上平視著這番景色，彷彿身在一片蓄勢待發的石頭樹林，若是從空中俯視，則像是闖進了一個神秘的外星世界。卡納克巨石陣（Les Alignements de Carnac）總共包含四大區域：Le Ménec、Kermario、Kerlescan 與 Le Petit Ménec。其中 Le Ménec 和 Kermario 的規模最大，而 Le Ménec 則是最具代表性的區域，也是觀光客們最先看見的景色。此次參與的導覽則是在 Kermario 的前端區域進行。雖然半開放的空間不需要購票即可看見這樣的奇觀，但若買票進入，便能更近距離看見巨石陣樣貌，搭配著專業的導覽解說，也更能了解西元三千多年前發生的故事以及謎題。透過解說，我才了解到，其實許多石頭早已消失或倒塌，現今看到的石頭有許多是經過考古學家扶正修復的。有良心的考古學家為了讓人們知道哪些是經過人工修復的，會在大石頭下半部鑽一個小洞，再塞入不同顏色的石頭

作為標記。除了石頭上的記號，導覽員也教我們看石頭上的青苔與刻痕，解釋如何透過自然痕跡，推斷石頭先前擺放的方位與向陽的面。不僅有 Carnac 有這些遺跡，石頭群們也能在布列塔尼其他小鎮看到，根據遍佈圖，則會發現這整大群石頭們是順著海平面，層層排列出來的，非常壯觀。考古學家也曾經於石頭底下發現瓷器文物，甚至還能從不同的材質形狀判斷出買賣交易的活動。除了人工的容器，也發現鑿洞器具，這些器具大多用鹿角或是猛獸牙齒製成。參加的導覽雖然只在一小區說明，但短短的一小時就得到許多有趣的資訊。另一個參觀中的小驚喜則是瞥見兩隻小羊！這兩隻小羊愜意地在一塊巨石的陰影底下乘涼，當我們靠近時，他們仍淡定地待在原地，完全不怕生。原以為他們是走失的野生動物，闖入了國家級遺產而不願離去，但其實這些小羊是刻意放置的天然除草機呢（圖三）！兩隻小羊的主要功能是吃草，肩負著天然的除草機的使命，幫助巨石陣們維持居住環境。除了戶外的巨石陣外，參觀門票亦可以進入附近的史前博物館參觀，欣賞石頭底下發掘出的史前文物樣貌！但可惜逗留時間不足，我便放棄了這個延伸景點。親眼見證了這片幅員廣大的史前遺跡，也成功的參加完一場法文導覽，讓先前歷經的波折、不安與被太陽曬出的煩躁心情都變成了這趟冒險的養分與精彩的小插曲。

法國到哪裡都有觀光小火車，Carnac 也不

例外，我利用了最後一小時搭乘了這輛車環繞 Carnac。小火車上有著專屬講解耳機，且乘客還可在整趟車程中選擇不同語言的導覽聆聽，十分方便。小火車從遊客中心出發，首先先朝著海邊方向駛去（圖四），經過了海水浴場時，我看見了布列塔尼的沙灘與藍得發光的海水，岸邊的一大排帆船顯示了此區的興盛度假潮，我也才知道原來來這裡不僅能看石頭，還可以玩水。比起聲望極高的南法蔚藍海岸，這片海多了一分悠閒與道地，無意間發現這片自由氣息的我，多麼希望下次造訪布列塔尼時，能夠開車來這片海度假。而後火車又駛過 Kermario 區域較高處的巨石陣群，讓乘客們以不同的視角和速度將這片遺跡盡收眼底。Carnac 的巨石陣由於尺寸較小，第一眼完全比不上英國版的雄偉，但多看幾次後，這些整齊遍佈各地的中型石頭們也很讓人回味無窮。

圖三：
在石頭
陰影底
下乘涼
的羊



圖四：布列塔尼的拉特里尼泰海岸（La Trinité-sur-Mer）

為了接上回到 Rennes 市區的火車班次，下午兩點多就必須離開此區，然而參觀完巨石陣後，又是一場攔車挑戰。有了早上的經驗後，膽子變大了，猶豫的時間也縮短了，這次我走到了一個巷口後便開始招手攬車。五分鐘後，一位好心的年輕人問我要去哪？說了車站名稱後，他說：「你完全在一個錯的地方招車，這邊的民眾大多都往海邊方向，沒什麼人要去車站。你應該往上走回主要道路上。」於是我便繼續頂著大太陽多走了十分鐘，到了新地點攬車。然而好幾輛經過的車不是視而不見，就是一臉困惑的看著我，那個表情像是在說：「你沒寫牌子說要去哪裡，我怎麼幫忙？」此時我才明白為什麼電影中那些路邊攔車的人都要拿著紙板，寫著要前往的目的地。

過沒多久，一位伯伯好心停車，他剛好要去車站附近的超市採購，可以載我一程。住雷恩的伯伯來這裡度假的，但伯伯是一個人來，

因為小孩與老婆都先去當天使了。短短的幾分鐘便車，我就這樣突然地闖入了一個陌生人悲傷的人生故事，伯伯以平淡卻有些無奈的口吻講這些事輕描淡寫地敘述著，顯現出了人生的無常與殘酷，沒了親人的陪伴，即使到了退休享福的年紀，還是只能孤單一人活在世界上，即使有時間追著陽光，許多夜晚一定也會被揮之不去的惆悵襲擊吧！十多分鐘後，我們便到了伯伯要採購的超市，簡單的道謝後，再加個十幾分鐘的腳程，我終於抵達了車站—回到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看著接近廢墟狀態的淡粉色牆面火車站以及沒有任何站務人員也沒有任何售票口和可以任意穿越的月台，我真佩服當初毫不猶豫購買門票的勇氣！不過每一趟旅行，也許就是應該有更多的想像、期待與衝動才能帶來更多意想不到又難忘地突破性的旅程（圖五）。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



圖五：巨石林陣一景

法文口譯：不只靠熱情支撐！隨時充實自己並把握時機

金婉婷

剛接到編輯邀稿時，心中忐忑了好一陣子，總覺得自己沒有資格高談闊論口譯工作，畢竟學歷比我高、經歷比我豐富的同路人比比皆是。想了很久，思考到底這篇文章能夠帶給讀者什麼呢？我能提供什麼呢？後來決定下筆，一方面想到或許能提供給未來接到口譯工作的朋友們當作參考，一方面希望透過描述接案過程中的波瀾起伏，向大家分享我對口譯這份工作最誠摯的熱情。

一份超越想像的工作

第一次接觸口譯工作時，是在 2011 年暑假宜蘭國際童玩節。起初只當作一份暑期工讀，但報到後了解詳細工作內容，才發現這份「法文隨隊」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從外賓抵達後適應台灣生活起居及飲食開始，安排表演、接受採訪、翻譯傳統文化意涵、協助採買並製作外賓家鄉料理、與其他國家團隊交流等。

然而，不只是中法口譯，這份工作帶給我的訓練與收穫遠超出我原本的想像。宜蘭國際童玩節每年都會邀請超過 20 個國家的團隊來台演出，工作團隊規模也十分龐大，所有工作人員謹守本分使一切順利運作。印象最深的是，同時和幾百個外國人住在同樣的宿舍裡、和多才多藝的表演者們交流、同時與 30

名外語隨隊及上百個其他部門的同事奮力工作，看著每個人嘴上說著各式各樣的語言，也感受著不同文化背景磨擦出的火花。

我負責的布吉納法索舞團共 20 人，最小的 5 歲，最年長的 60 歲。在台灣待了兩個月的時間，他們在外希望呈現他們傳統又富含意義的舞蹈，然而於心境上有思鄉情緒也有文化衝擊。於公於私，我與另一名法文隨隊都盡力協助，希望他們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接納與親切的態度。這也讓我注意到，若主動和外賓打招呼、用法文聊天、開玩笑、一起吃飯、試著學習他們的方言，就能產生交心的感覺，讓人感受到友誼與被接受的重要性。

而身為法文隨隊，從食衣住行、工作表演到參觀體驗，工作上有很多機會進行中法口譯。而在使用中文及法文為台灣和布吉納法索團隊溝通協調的過程中，漸漸感受到自己過去在學業上付出的努力，居然有一天可以成為原本無法溝通的雙方互相理解的橋樑，既實際又令人欣慰。這不僅是對自己口中說出的一字一句感到無形的力量，更是對幫助他人感到活力充沛且不可思議。

於是，口譯工作成為我的熱情所在，只要有任何口譯工作機會，我都想嘗試。然而真正的口譯之路，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首次以口譯身分與法國精品合作

在這之後抱著滿腔熱血，幸運地接到了愛馬仕舉辦的工藝節口譯工作。這是我第一份因為喜歡口譯而應徵的工作，與另外還有 5 位法文口譯一同面試、訓練、共事。但是在光鮮亮麗的「法國精品」外表下，基於公關公司預算考量，此次口譯時薪並不高。反觀工作期間愛馬仕讓我們每天配戴的絲巾，卻標示著我們工作一整個檔期都還買不起的價格，想來頗有趣。

愛馬仕工藝節的主要內容，在於展示各產品的製作過程，例如絲巾刺繡、皮包車縫、鐘錶調校等，而我所負責協助口譯的法國工匠，則是以畫筆沾取純金金粉來繪製水晶杯。口譯們主要的任務：將參展民眾提出的問題翻譯成法文給工匠，再將工匠的回覆翻譯成中文給參展民眾。最令人緊張的，是第一天的開幕記者會，為數眾多的鎂光燈不斷閃爍，一個個問題接踵而來，雖然一切順利，但仍感受到整個團隊腎上腺素提高、祈禱不要有任何差錯。

工作期間，除了認識了愛馬仕最知名的幾項商品的專業製作過程，口譯們和工匠們亦成了朋友。雖然工作時需要不斷講話、長時間站立很累，但大家相處愉快、工作氣氛佳，因此整體而言，是非常好的經驗。

在愛馬仕之後，還陸續接了法國聖米歇爾山知名餐廳的主廚培訓口譯，以及法國索邦

大學文學教授訪台接待口譯等工作。儘管對口譯工作充滿熱情，基於學業考量，沒辦法當全職口譯。當然，那時候的我也還沒發現，全職口譯並不是一份可以說做就做的職業、也並非一段能夠輕鬆規劃的職涯。

全職自由接案

學業結束後，在各式各樣與法文相關的工作領域繞了一圈，累積各種酸甜苦辣的經驗後，決定成為全職法文口譯，開始了一段自由接案的歷險。

2017 年是台灣法文口譯市場相當蓬勃發展的一年，我接到的其中一個案子是龐畢度中心公眾推廣部門副執行長來台行程之口譯。參考資料既然提供不多，那麼就是考驗資料蒐集能力的時候了！於是，一遍遍看著官方網站的文字敘述、過去相關活動照片、YouTube 採訪影片等等，我刷遍每個 Google 搜尋結果，能夠做的功課都要做，以備不時之需。

貴賓抵台後，第一場是在北教大舉辦的教師研習，主題為兒童藝術教育推廣與方針。幸好事前準備派上用場，幾個特殊專有名詞也順利譯出。但是最後 Q&A 時間，雖然已經請提問者講中文，但仍有人想嘗試著用英文溝通；因此貴賓聽完微笑看著我，我也還是依照提問者的意思翻成法文，再將貴賓的回答翻成中文。

第二場則是協同貴賓參加餐會，與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及聯合數位文創董事長等共進晚餐。面對滿桌高階主管及重要貴賓，除了口譯內容須準確，還須顧及用餐禮儀，而用餐過程中若口譯人員同時負責中譯法及法譯中，最大的困難莫非是一邊用餐、一邊聆聽發言，還要抓準時機放下碗筷，趕緊口譯！幸好一切順利，很榮幸獲得多方肯定與鼓勵。最後起身準備離開時，才發現我沒抓緊機會享用美食，趕緊塞了兩顆小籠包進嘴裡，逗得眾人呵呵笑。

台灣法文口譯需求

然而一般來說，由於地理位置、交通可達性及政治外交因素，台灣的法文口譯市場很小，需求量不大，幾乎沒有長期配合的案子，也未必每個月都有機會能夠接到案。就薪水而言，或許一個大案子短期內能賺進 10 萬元，但說不定接下來的兩個月都沒有案子，那麼薪水就是 0 元；這不僅僅考驗著我對這份工作的熱情，也屢屢讓我在沒有案子的期間不斷懷疑自己是否能力很差？做人很失敗？哪一步走錯了？甚至覺得自己沒工作很窩囊等等，自信心無止盡地往下墜。

-就算好不容易接到了案子，還是可能遇到這些口譯工作開始前的狀況：

1. 案主從未與口譯合作過，不知道該從何開始。
2. 參考資料非常晚才寄過來。

3. 講稿只有講者有，活動開始前 10 鐘才與講者第一次接觸。

4. 案主有預算，但一直溝通希望口譯費用可以打折。

5. 活動前兩天臨時要口譯人員配合特殊服裝穿搭還要寄照片審核。

-口譯工作進行時可能發生的狀況：

1. 請法文口譯偶爾幫忙翻譯一下英文，結果忙到沒辦法準時吃飯休息。

2. 臨時請法文口譯登台協助貴賓翻譯感謝詞，台下有三千名觀眾。

3. 講者講得太盡興於是脫稿演出。

4. 高階主管對貴賓熱情親切，卻避免和法文口譯相視握手。

5. 貴賓指定要吃漢堡王的華堡套餐搭配 Nespresso 膠囊咖啡，否則不開工。

-口譯工作結束後可能發生的狀況：

1. 剛口譯結束腦筋一片空白，完全忘記要請領薪資。

2. 案主在活動結束兩到三個月後才匯薪資給口譯人員。

3. 匯薪資時無論是否同間銀行、無論款項多少，皆扣除 30 元轉帳手續費。

4. 貴賓熱烈邀請去夜店或酒吧，但口譯人員已精疲力盡心有餘而力不足。

5. 希望口譯人員可以免費友情協助送機。

在這之中我發現：把握機會經驗累積很重要。因為儘管遇到困難，但是尋找解決方法的

過程中，吸取到的經驗都能為下一個案子作準備，同時也增強心理素質及抗壓性。工作中專業有禮、處變不驚、親切自然、認真負責又懂得適時為自己及他人著想的態度，全都是學習來的，是一次次溝通、協調、教訓中獲得的寶物。

懷抱信心繼續前進

前述狀況琳琅滿目，不過大多都是心境上的挑戰。有一些則是技術加心理層面的挑戰，例如：案子是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詞彙艱難而預算較低、案主臨時起意找口譯因此準備時間非常短等等。因此，除了平時不斷接觸不同領域以吸收知識，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勇氣，勇於挑戰自己的勇氣。

在台灣，至今我還沒有遇過同樣將法文口譯當作全職工作的夥伴，但這不減我對法文口譯這項職業的熱情，因為我透過工作過程中，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功用與生存意義。現在，就算我斜槓做口譯，也想把握每次機會做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從一開始連報價都不知道要怎麼報，到現在能夠分享一些經驗供大家參考，除了自己累積的心得外，也要感謝許多不厭其煩、保持開放態度與我分享的朋友們。幸運地，在工作中能認識許多厲害的自由工作者，以及過去曾經接過法文口譯、筆譯的前輩們，耐心與我分享他們的經驗。

也要感謝所有相信我能力能勝任各項活動的工作夥伴及朋友們，和每位與我合作過的貴賓。因為口譯這項工作，讓我可以有這麼多機會和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頂尖的各領域專家們相遇，每次都大開眼界、見賢思齊。敬佩之餘，更要求自己不斷精進，為未來有一天能把握機會站上世界的舞台，做充足的準備。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研究所，現為自由接案工作者，斜槓法語教學、接法文口譯、也當法文導遊接待外國遊客一起發現台灣的美好。曾任淡江大學法文系講師、國立戲曲學院法文通識課教師。)

我參與東吳中東歐的啟發

段佳睿

初遇中東歐

2019 年 1 月這是我以學員的身份首次參加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於 107 學年度舉辦的中東歐文化研習營，在這次為期十四天的活動中，分別深入了捷克、德國與奧地利三個中歐國家。透過在中東歐深耕已久的老師對於當地的介紹，從歷史、社會與民族性的講解，讓學員對於中東歐當地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及理解。研習營的課程主要是在捷克布爾諾的馬薩里克大學舉行，課程包含了捷克語、中歐文化、酒文化、中歐世界文化遺產等，都是對於捷克與周遭國家之互動歷程與脈絡的講授，有利於同學們對於當地地方的歷史、文化與產業有更多的聯想與認識。這次文化研習營報名參加的人共有 56 人，其中包括了 15 位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的師生。中東歐文化研習營是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的核心活動，至今已超過二百位東吳大學校內外師生透過參與中東歐行程來研習中東歐。

投入中東歐領域

中東歐旅途中除了沿途壯麗的建築與怡人的光景，在過往時期捷克這塊土地上除了是歷代王朝（大摩拉維雅公國、波希米亞王國、哈布斯堡王朝等）更替的歷史場域，接續著又受到二次大戰期間的納粹政權和冷戰時期的蘇聯共產所佔領及統治。捷克人民靠著

逆來順受的民族精神，將國家的民族性常存下來。他們常以幽默詼諧的方式自嘲，在當地著名的著作、戲曲與電影中也時常能看到黑色幽默的呈現方式，對於生活中瓶頸的紓解，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

我在結束文化研習營後回到校園，由於在營隊豐富的活動中我重新認識了捷克，也透過中東歐文化與歷史的研習中探索了自我，因此我對於中東歐萌生了更多的興趣與想像。此外，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不僅有舉辦境外的交流研習營，在學期間也時常舉辦中東歐文化相關的沙龍講座，內容包含文學、政治、經濟與社會趨勢，更有對於當地遊學留學與打工度假等資訊的介紹講座，透過這樣的學習空間也讓我有更多機會去深化學習中東歐的文化與語言，並對於中東歐的發展有更多了解。於是在大學即將畢業之際，決定投入中東歐領域的研究與事業開創。

我在確定我的人生方向將與中東歐有所連結之後，後續也藉由這樣難得的機會我數度再到捷克馬薩里克大學與斯洛伐克考門斯基大學，參加了不同主題的文化與學術交流研習營，透過實境體驗的學習，也結交了不少當地友人。除了能更深入體驗當地文化，對於當地的社會氛圍與趨勢性的議題討論，也都有更多面向的開拓與發想。還記得曾與中東歐友人談話中，我們有聊到雙方對於學習對

方語言與文化的緣由與過程，他們很驚訝地問說為什麼我們會想學捷克語，當初我僅是說由於欣賞捷克和台灣都是一樣小而美且精緻的文化與風情，如今想來更多的是因為對於兩邊存有的合作機會。我以感受在地浪漫的情懷開啟了我的中東歐之路，現在則是兼以務實的未來發展性考量來投入中東歐。這可以作為目前台灣市場上的新趨勢，捷克地處歐陸中心，是來往申根國家間的樞紐，前進捷克也就是前進了歐洲。過往被政治因素所限縮的台灣與歐陸外交，也許捷克會成為未來台灣前往中東歐甚至西歐、南歐的一扇最重要之窗！台灣的經貿也可以中東歐作為進入歐盟區域的重要跳板，捷克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國家。

透過我在中東歐研究中心的學習與自身的興趣培養，讓我更深入瞭解到捷克是一個民主且求新求變的一個國家，沿襲著過去歷史發展歷程中的工業強國 - 重工業、機械、化工等基礎，主要分布於布拉格、布爾諾、奧斯特拉瓦等大城。捷克有著穩固的工業基礎，對於其國家經濟發展上有著相當大的助益，如捷克的 Škoda 公司等汽車製造業促進了捷克國內一部分的經濟成長。我們在馬薩里克大學上課時，捷克授課老師還很自豪地說隱形眼鏡是捷克人發明的，並在交流營中認識到的捷克朋友都有很多很新穎且獨特的想法。

我未來的中東歐之路

近年在捷克布爾諾地區成為 ICT 產業的聚集地，有許多研發廠進駐，且有許多新創公司紛紛成立於此，以工業作為基底並以科技創新作為題材發想，配合政府對科技政策的推動，對於未來以工業 4.0、數位化與智慧產業轉型等，對於科技城市之遠景，是台灣可以共同學習且成長的。台捷雙方同樣是有著脈絡相似的歷史過程與相似的民族性，且同為區域中心樞紐，都擁有堅強的科技實力且具有嶄新的想法，以小國策略營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服務方案與產品向海外輸出，將是未來台灣、捷克共同需要強化的，展望往後對於台灣、捷克間的交流與合作能促成更多雙贏的策略。

捷克參議長韋德齊最近造訪台灣（8/30-9/4），造成台灣一股捷克旋風，最後台灣與捷克訪問團簽署了 22 項合作協議，其中新創產業、綠色產業與人工智慧(AI)產業引人注目。捷克是中東歐區域中科技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台灣也是捷克 IT 產業重要的投資國，如果台灣能強化與捷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關係，相信台灣在中東歐的經貿地位會更形重要。我從 2019 年初次接觸到中東歐與捷克，親眼見到台灣與捷克雙邊關係的進展，也看到中東歐與捷克未來的發展性，於是我更堅定了決心投入中東歐領域的發展，東吳中東歐研究中心是我圓夢的地方。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中東歐研究中心助理。）

《巴黎視野》徵稿啟事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會刊《巴黎視野》(以下簡稱本刊)刊登有關歐洲各國之教育、文化、藝術、政經、觀光、社會現況等主題之研究、社論、報告、札記等文章。本刊目前為每季出刊乙次，詳細出刊日依每期狀況略有調整。

一、來稿格式

來稿須符合本刊撰稿格式，如下：

語言：以中文為限，法文投稿者需附上中文翻譯。

字數：約 3000~6000 字。

附圖：稿件內之圖片請再另存檔案與稿件一併傳送，以確保印刷品質，並請留意圖片版權是否無疑慮。

作者簡介：文末請附上作者簡介，如「本文作者為○○大學○○系教授」或「本文作者畢業於○○學校○○科系，現任職於○○」等。

二、審稿規則

本刊所有來稿於刊載前一律須通過編輯委員審核，審核標準為稿件性質是否符合本刊定位、稿件撰寫之格式是否符合本刊要求，經編輯委員會決審通過後刊載之。

三、著作財產權及其他同意事項

1.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投稿一經本刊同意刊載後，該作者即同意授權由本刊進行紙本印製、數位化等作業，並公開稿件於本刊網站，透過網際網路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使用者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但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得經本刊同意後，將所投稿件納入本人自行出版品。

2.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應保證所投稿件為作者本人原始著作，且未於研討會發表、他處出版或即將出版而保有稿件之完整著作財產權，若稿件曾在其他刊物及研討會、演講場合、學校報告等發表者，應事先告知本刊。

3.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應保證所投之稿件內確無剽竊、捏造數據、對數據做選擇性報導、摻雜他人數據，或使用不可信資料等違反學術著作倫理之情形。

4.所投稿文章若涉及智慧財產權部份(如：圖片、長篇引文或翻譯文字，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

四、投稿方式

來稿請透過電子郵件傳送，郵件內文請書明作者真實姓名、電子信箱、聯絡電話、地址，並將稿件之 word 檔以附加檔案方式傳送至本刊電子信箱：sfpec.moc@gmail.com。

五、稿酬

本刊不以營利為目的，每期發行紙本 200 份與電子報方式贈閱國內外相關人士、國內圖書館、政府機關、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參考，讀者群廣泛，每篇稿件備薄酬 1000 元，於出版後隨同會刊紙本寄送稿費憑證，請作者簽名後回擲(共同作者請推派一人代表簽領)，本刊將於收到稿費憑證後盡速以匯款方式寄出稿費。